

增補
評點
史記評林

第廿一冊

222.03
S1ZZ9RA
MRW

~~222.03
S1ZZ9RA
MRW~~



222.03
SL229R1
R1



国立国会
25.8.10
図書館



209930

史記評林卷之九十七

酈生陸賈列傳第三十七

王鏊曰此傳盡出酈生狂態

按落魄者貧無家業也

唐順之曰寫酈生本自有生色按郊字見得未下陳留

酈生食其者正義曰曆異幾三音也陳留高陽人也徐廣曰今在圍縣○索隱曰索高陽屬陳留圍縣高陽鄉名也故者

貧落魄無以為衣食業應劭曰落魄志行衰惡之貌也○晉灼曰落薄落託義同也○索隱曰案鄭氏云魄音薄為里監

門吏正義曰監音甲衫反戰國策云齊宣謂顏觸曰夫監門閭里士之賤也然縣中賢豪不敢役縣中皆謂

之狂生及陳勝項梁等起諸將徇地過高陽者數十人正義曰徇音

酈生問其將皆握齟應劭曰握齟急促之貌○索隱曰應劭云齟音若促鄭氏音初角反韋昭云握齟小節也好苛禮索隱曰案苛亦作荷賈逵云苛煩也小顏云細也自用不能聽大度之言酈生乃深自藏匿後聞

沛公將兵畧地陳留郊沛公麾下騎士適酈生里中子也服虔曰食其里

俊騎士歸酈生見謂之曰吾聞沛公慢而易人多畧此真吾

所願從游莫為我先索隱曰先謂先容言無人為我作紹介也○正義曰為于偽反若見沛公謂曰臣里

中子適作沛公騎士○索隱曰適音釋服虔蘇林皆云沛公騎士適是食其里中人案言適近作騎士也

沛公時時問邑中賢士豪

揚循吉曰寫出酈生軒昂落落疎鹵

增補史記評林 卷九十七 酈生陸賈列傳 鳳文館藏

之態使其但謂從
騎士得見而長
揖言天下事豈復
識有食其哉
薛應旂曰史謂高
祖慢罵溺冠吾意
當世所謂儒者不
過竊備之虛名耳
備之衣冠以自詭
異於當世而求寵
庸者也不然智術
如蕭張文學如隋
陸亦備之近似者
耳而帝猶用之况
進於此而肯辱待
之乎

中有酈生年六十餘長八尺人皆謂之狂生自謂我非狂生
騎士曰沛公不好儒諸客冠儒冠來者沛公輒解其冠溲溺其
中索隱曰溲所由反溺乃甲反亦如字溲即溺義也與人言常大罵未可以儒生說也酈生曰
第言之騎士從容言如酈生所誠者沛公至高陽傳舍徐廣曰二
使人召酈生酈生至入謁沛公方踞牀使兩女子洗足索隱曰
云邊牀而見酈生酈生入則長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諸侯乎
且欲率諸侯破秦也沛公罵曰豎儒索隱曰案豎者僮僕之稱沛公輕之以比奴豎故曰豎儒夫天
下同苦秦久矣故諸侯相率而攻秦何謂助秦攻諸侯乎酈生
曰必聚徒合義兵誅無道秦不宜倨見長者於是沛公輟洗起
攝衣正義曰攝猶言斂著也延酈生上坐謝之酈生因言六國從橫時沛公
喜賜酈生食問曰計將安出酈生曰足下起糾合之眾一作鳥合
收散亂之兵不滿萬人欲以徑入強秦此所謂探虎口者也夫
陳留天下之衝四通五達之郊也如淳曰四面中央凡五達也今其城

增補史記評林
卷九十七
酈生陸賈列傳
二
鳳文館
又多積粟臣善其令正義曰言食其與陳留縣令相善也請得使之令下足下正義曰令
謂降之也即不聽足下舉兵攻之臣為內應於是遣酈生行沛公引
兵隨之遂下陳留號酈食其為廣野君酈生言其弟酈商使將
數千人從沛公西南畧地酈生常為說客馳使諸侯漢三年秋
項羽擊漢拔滎陽漢兵遁保鞏洛楚人聞淮陰侯破趙彭越數
反梁地索隱曰數音朔則分兵救之淮陰方東擊齊漢王數困滎陽成
皐數音朔計欲捐成皐以東屯鞏洛以拒楚酈生因曰臣聞知天
之天者王事可成不知天之天者王事不可成王者以民人為
天而民人以食為天索隱曰案此等語俱出管子夫敖倉天下轉輸久矣臣聞其
下迺有藏粟甚多楚人拔滎陽不堅守敖倉迺引而東令適卒
分守成皐索隱曰迺音直草及案通俗文云罰罪云云此乃天所以資漢也
方今楚易取而漢反却自奪其便索隱曰以言不取敖倉之臣竊以為
過矣且兩雄不俱立楚漢久相持不決百姓騷動海內搖蕩農

夫釋未工女下機

索隱曰案謂女工是工巧也漢書作紅音工

天下之心未有所定也願

足下急復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倉之粟

正義曰敖倉在今鄭州滎陽縣四里有五里石門之東北臨汴水南

帶三皇山秦始皇時置倉於敖山上故名之曰敖倉也

塞成臯之險

正義曰即汜水縣山也

杜大行之道

章昭曰在河內

野王北也

距蜚狐之口

如淳曰上黨壺關也案蜚狐在代郡西南○正義曰按蔚州飛狐縣北五十里有秦漢故郡城西南有山俗號為飛狐口也

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効實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方今

燕趙已定唯齊未下今田廣據千里之齊田間將二十萬之衆

軍於歷城諸田宗彊負海阻河濟南近楚人多變詐足下雖遣

數十萬師未可以歲月破也臣請得奉明詔說齊王使為漢而

稱東藩上曰善迺從其畫復守敖倉而使酈生說齊王曰王知

天下之所歸乎王曰不知也曰王知天下之所歸則齊國可得

而有也若不知天下之所歸則齊國未可得保也齊王曰天下

何所歸曰歸漢曰先生何以言之曰漢王與項王戮力西面擊

秦約先入咸陽者王之漢王先入咸陽項王負約不與而王之

劉放曰此時何緣更有田間按田橫傳乃是田解

揚慎曰當時楚強漢弱未必田橫不知之獨諸侯之兵四面而至蜀漢之粟方船而下兩語氣魄動人所謂天之福也

註刊斷漢書孟註作刻斷

漢中項王遷殺義帝漢王聞之起蜀漢之兵擊三秦出關而責

義帝之處收天下之兵立諸侯之後降城即以侯其將得賂即

以分其土與天下同其利豪英賢才皆樂為之用諸侯之兵四

面而至蜀漢之粟方船而下索隱曰案方船謂並舟也戰國策云方船積粟循江而下也項王有倍

約之名殺義帝之負於人之功無所記於人之罪無所忌戰勝

而不得其賞拔城而不得其封非項氏莫得用事為人刻印刻

而不能授孟康曰刊斷無復廉錡也項羽各於爵賞玩惜侯印不能以封其人也○索隱曰刊音五官反案郭象注莊子云立法而刊斷無圭角漢書作玩言玩惜

攻城得賂積而不能賞天下畔之賢才怨之而莫為之用

故天下之士歸於漢王可坐而策也夫漢王發蜀漢定三秦涉

西河之外援上黨之兵正義曰援音爰下井陘誅成安君破北魏舉三

十二城索隱曰北魏謂魏豹豹在河北故也亦謂之西魏以大梁在河南故也此蚩尤之兵也非人之力也

天之福也今已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險守白馬之津杜大行

之阪距蜚狐之口天下後服者先亡矣王疾先下漢王齊國社

茅坤曰鄧生于此時只合以義止韓信兵
倪思曰此數言益見鄧生疎落不檢有志願成輕死生外身世之意漢書去之遂覺索然以終
凌約言曰曲周侯傳其前今以封功臣思食其故而先引商功起之有情註子遂以下恐有誤
唐順之曰此傳有寫生意態
劉辰翁曰賈比他說土最情實溫厚補方苞曰陸賈傳

稷可得而保也。不下漢王危區可立而待也。田廣以為然。迺聽鄧生罷歷下兵守戰備。與鄧生日縱酒。淮陰侯聞鄧生伏軾下齊七十餘城。迺夜度兵平原襲齊。齊王田廣聞漢兵至。以為鄧生賣已。迺曰。汝能止漢軍。我活。汝不然。我將烹汝。鄧生日。舉大事不細謹。盛德不辭讓。而公不為。若更言齊王遂烹。鄧生引兵東走漢。十二年。曲周侯鄧商以丞相將兵擊黥布有功。高祖舉列侯功臣。思鄧食其。鄧食其子鄧疥數將兵。功未當侯。上以其父故封疥為高梁侯。後更食武遂。嗣三世。索隱曰。疥音界。地里志武遂屬河間。駟案漢書作武陽。子遂行也。元狩元年中。武遂侯平坐詐詔衡山王取百斤金。正義曰。年表云。卒子陸賈者楚人也。索隱曰。案陳留風俗傳云。陸氏春秋時陸渾國之後。晉侯伐之。故陸渾楚賈其孫也。以客從高祖。定天下。名為有口辯士。居左右。常使諸侯及高祖時。中國初定。尉他平南越。因王之。索隱曰。趙他為南越尉。故曰尉他音馳。高

賈與尉他語入南越傳則傷國體且紀其五君九十四年事而漫及此枝且贅矣再使南越語不復詳者恐涉複也
楊慎曰從親戚兄弟墳墓說至掘燒及夷族情已迫切至言越殺王降漢新造未集二句利害甚明語不多而感動至矣

祖使陸賈賜尉他印。為南越王。陸生至。尉他魍結。服虔曰。魍音推。今隱曰。魍直追反。結音計。謂為髻一撮以推而結之。故字從結。且案其魍結一字。依字讀之。亦通。謂夷人本被髮左社。今他同其風俗。但魍其髮而結之也。箕倨見陸生。陸生因進說他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墳墓在真定。索隱曰。趙地也。屬常山。今足下反天性。弄冠帶。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為敵國。索隱曰。案崔浩云。抗對也。衡車扼上橫木也。抗衡言兩衡相對。拒率不相避下也。禍且及身矣。且夫秦失其政。諸侯豪傑並起。唯漢王先入關據咸陽。項羽倍約自立為西楚霸王。諸侯皆屬。可謂至彊。然漢王起巴蜀。鞭笞天下。劫畧諸侯。遂誅項羽。滅之。五年之間。海內平定。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天子聞君王王南越。不助天下誅暴逆。將相欲移兵而誅王。天子憐百姓新勞苦。故且休之。遣臣授君王印。剖符通使。君王宜郊迎。北面稱臣。迺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彊於此。漢誠聞之。掘燒王先人冢。夷滅宗族。使一偏將將十萬眾。臨越。則越殺王降漢。如反覆手耳。於是尉他迺蹶然起坐。索隱曰。蘇林音厥。禮記。子夏蹶然而起。坤蒼云。蹶起也。謝陸

按新造未集二句。應上區區之越。二句。掘燒王先人。二句。應上一句。使一偏將

增補史記評林 卷九十七 鄧生陸賈列傳 四 鳳文館 藏

三句應上禍且及身句恐動他處正在此茅坤曰尉他與陸生較量本沒緊要特澹宕耳

陳沂曰尉他意折而語猶個強董份曰渠字即如漢書作遠字遠與遂通言何遂不如漢耳而索隱引類說謬甚

按師古云無底曰囊言其寶物質輕而價重可入囊囊謂行故曰囊中裝康海曰儒書儒服自春秋戰國時固已詭戾之矣游說法術之學行道義

既絕至是陸賈始發其端如陽氣復于大冬學者蓋未可輕視之也

劉辰翁曰左右呼萬歲幸其同心向道也今人豈復有此

唐順之曰陸生恣意放遊為終老詠示諸呂以不足忌楊慎曰此等事在他人若不必書然首尾不滿百字而陸生智謀口語情性日用人情世態如見其家庭問其委曲

朱登曰史遷傳陸賈語其子以所死

增補史記平本

生曰居蠻夷中久殊失禮義因問陸生曰我孰與蕭何曹參韓

信賢陸生曰王似賢復曰我孰與皇帝賢陸生曰皇帝起豐沛

討暴秦誅彊楚為天下興利除害繼五帝三皇之業統理中國

中國之人以億計地方萬里居天下之膏腴人衆車輦萬物殷

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判未始有也今王衆不過數十萬皆蠻

夷崎嶇山海間譬若漢一郡王何乃比於漢尉佗大笑曰吾不

起中國故王此使我居中國何渠不若漢渠音詎○索隱曰漢書作遠字小顏以為有迫促而不如漢

也也延大說陸生留與飲數月曰越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令我日

聞所不聞賜陸生橐中裝直千金張晏曰珠玉之寶也裝表也○索隱曰橐音托案如淳云以為明月珠之屬又案詩陸生卒拜

尉他為越王令稱臣奉漢約歸報高祖大悅拜賈為太中大夫

陸生時時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迺公居馬上而得之安事

詩書陸生曰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

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

亡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氏趙氏秦姓也○索隱曰案章昭云秦伯翳後與趙同出非廉造父有功周繆王封之趙由此一姓趙

鄉使秦已并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

憚而有慙色迺謂陸生曰試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

之者何及古成敗之國陸生迺麤述存亡之徵凡著十二篇每

奏一篇高帝未嘗不稱善左右呼萬歲號其書曰新語正義曰七錄云新語

一卷陸賈撰也孝惠帝時呂太后用事欲王諸呂畏大臣有口者陸生自

度不能爭之迺病免家居以好畷田地善正義曰畷音止雍州縣也可以家焉

有五男迺出所使越得橐中裝賣千金正義曰漢制一金直千貫分其子子一

百金令為生產陸生常安車駟馬從歌舞鼓琴瑟侍者十人寶

劍直百金謂其子曰與汝約徐廣曰汝一作公過汝汝給吾人馬酒食極

欲十日而更所死家得寶劍車騎侍從者一歲中往來過他客

率不過再三過索隱曰率音律過音戈其下過字音光臥反數見不鮮索隱曰音朔現數見謂時時來見汝也不鮮言必令鮮美作食

陸生陸賈列傳 五 鳳文館 載

家得寶劍車騎侍莫令見不鮮之物也漢書作
從者說者謂賈所數擊鮮如淳曰新殺曰鮮也
死之子家得此物
考上文賈常乘安
車駟馬云云則下
文謂其子云云何
待死而後與以遷
史考之乃徙字謂
十日後遷別子或
過他客處則以所
携之物與之耳
董份曰無久恩無
字須挽上數見句
讀言無見不鮮美
之物以久恩我也
按太史公連下
深念二字而曲
逆侯所以計安
國家者其可想
見矣此正著精
神處
余有丁曰生一言
而定社稷
羅大經曰呂太后
用事時欲王諸呂
賈自度不能爭病

呂太后時王諸呂諸呂擅權欲劫少主危劉氏右丞相陳平患
之力不能爭恐禍及已常燕居深念陸生往請漢書音義曰直入
坐而陳丞相方深念不時見陸生索隱曰深念陸生曰何念之深
也陳平曰主揣我何念孟康曰揣度也章昭曰揣音初委反
三萬戶侯索隱曰案陳平傳食戶五千以曲逆可謂極富貴無欲矣然有
憂念不過患諸呂少主耳陳平曰然為之奈何陸生曰天下安
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調則士務附士務附徐廣曰務天
下雖有變即權不分為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臣常欲謂太尉
絳侯絳侯與我戲易豈君何不交驩太尉深相結為陳平畫呂氏
數事陳平用其計廼以五百金為絳侯壽厚具樂飲太尉亦報
如之此兩人深相結則呂氏謀益衰陳平廼以奴婢百人車馬
五十乘錢五百萬遺陸生為飲食費陸生以此游漢廷公卿間

帝家居及其後卒
使陳丞相周太尉
相結以誅諸呂乃
知其始之病免者
非委之不可為已
也為天下大計深
謀遠慮相時而動
庶有成功不然徒
騁口辨以躁急苟
且為之其必敗天
下之事矣易取哉
按太史公以陳
南越事首尾陸
賈傳益賈佐漢
之功此最其所
顯著者故置書
云
茅坤曰朱建性本
廉而義特其為辟
陽侯畫策一著可
恨

名聲籍甚漢書音義曰及誅諸呂立孝文帝陸生頗有力焉孝文
帝即位欲使人之南越陳丞相等乃言陸生為太中大夫往使
尉他令尉他去黃屋稱制令比諸侯皆如意旨語在南越語中
陸生竟以壽終
平原君朱建者楚人也故嘗為淮南王黥布相有臯去後復事
黥布布欲反時問平原君平原君止之布不聽而聽梁父侯遂
反索隱曰梁父侯失名如淳注漢書云遂布臣非漢已誅布聞平原君諫不
與謀正義曰得不誅語在黥布語中無此語平原君為人辯有口
刻廉剛直家於長安行不苟合義不取容辟陽侯行不正得幸
呂太后時辟陽侯欲知平原君平原君不肯見及平原君母死
陸生素與平原君善過之平原君家貧未有以發喪索隱曰案劉氏
啓發殯宮故方假貸服具陸生令平原君發喪陸生往見辟陽侯
賀曰平原君母死辟陽侯曰平原君母死何乃賀我乎陸賈曰

500030

王恭曰朱建何不引初諂卻辟陽侯之稅金豈其為母死無以葬而遂屈耶

稅漢書作稅似

王維楨曰平原君伴不救辟陽侯乃陰見孝惠幸臣求便宜安在其史稱為剛直也且母乃以母受稅之德哉

前日君侯欲知平原君平原君義不知君以其母故張晏曰相知當同地災危母在今其母死君誠厚送喪則彼為君死矣辟陽侯乃奉百金往稅韋昭曰衣服曰稅稅當為禮○索隱曰案說文稅贈終服也禮音式芮反亦音遂列侯貴人以辟陽侯故往稅凡五百金辟陽侯幸呂太后人或毀辟陽侯於孝惠帝孝惠帝大怒下吏欲誅之呂太后慙不可以言大臣多害辟陽侯行欲逐誅之辟陽侯急因使人欲見平原君平原君辭曰獄急不敢見君迺求見孝惠幸臣閔籍孺索隱曰按按幸傳云高祖時有籍孺幸惠時有閔籍孺誤也說之曰君所以得幸帝天下莫不聞今辟陽侯幸太后而下吏道路皆言君讒欲殺之今日辟陽侯誅且日太后含怒亦誅君何不肉袒為辟陽侯言於帝帝聽君出辟陽侯太后大驩兩主共幸君君貴富益倍矣於是閔籍孺大恐從其計言帝果出辟陽侯辟陽侯之囚欲見平原君平原君不見辟陽侯辟陽侯以為倍已大怒及其成功出之迺大驚呂太后崩大臣

誅諸呂辟陽侯於諸呂至深如淳曰辟陽侯與諸呂相親信也為罪宜誅者至深○索隱曰如淳之說非也案小顏云直言辟陽

也孝文帝時淮南厲王殺辟陽侯以諸呂故文帝聞其客平原君為計策使吏捕欲治聞吏至門平原君欲自殺諸子及吏皆曰事未可知何早自殺為平原君曰我死禍絕不及而身矣遂自剄孝文帝聞而惜之曰吾無意殺之迺召其子拜為中大夫

初沛公引兵過陳留酈生踵軍門上謁曰高陽賤民酈食其竊聞沛公暴露將兵助楚討不義敬勞從者願得望見口畫天下

便事使者入通沛公方洗問使者曰何如人也使者對曰狀貌類大儒衣儒衣冠側注徐廣曰側注冠一名高山冠齊王所服以賜謁者沛公曰為我謝之言

我方以天下為事未暇見儒人也使者出謝曰沛公敬謝先生方以天下為事未暇見儒人也酈生瞋目案劍叱使者曰走復

其子必有一說按文帝惜平原之自殺而又官與謀故耶

歸有光曰其文類裕先生補入者茅坤曰當入前酈生傳而今乃以復出附平原君傳後蓋太史公初本世所傳酈生書由高帝距項羽于滎洛之間而以衣儒衣見及與平原君之子彘乃得酈生本由高帝過高陽時

見云云遂草次如此蓋其未定稿也誤見于此
凌約言曰前言沛公借洗見酈生此則言方洗見使者前言陳留令不聽足下舉兵攻之此則言臣為足下殺之其間語意詳畧多不同此必有二聞故並紀之耳
趙盾惟修曰高祖以醉斷白蛇舞陽以厄酒解鴻門厄皆豐沛中氣習也酈生復請謁便更曰高陽酒徒遂動了舊家風味較洗延客也宜哉
增詹惟修曰此東坡所謂怒而激之也

入言沛公吾高陽酒徒也。徐廣曰一本言而公高陽酒徒非儒人也。使者懼而失謁，跪拾謁還走。復入報曰：客天下壯士也。叱臣，臣恐至失謁。曰：走復入言。而公高陽酒徒也。沛公遽雪足杖矛曰：延客入，酈生入，揖沛公曰：足下甚苦，暴衣露冠，將兵助楚討不義，足下何不自喜也？臣願以事見，而曰：吾方以天下為事，未暇見儒人也。夫足下欲興天下之大事，而成天下之大功，而以目皮相，恐失天下之能士，且吾度足下之智，不知吾勇，又不如吾。若欲就天下而不相見，竊為足下失之。沛公謝曰：鄉者聞先生之容，今見先生之意矣。廼延而坐之。問所以取天下者，酈生曰：夫足下欲成大功，不如止陳留。陳留者，天下之據衝也，兵之會地也，積粟數千，萬石，城守甚堅，臣素善其令，願為足下說之。不聽。臣請為足下殺之，而下陳留。足下將陳留之眾，據陳留之城，而食其積粟，招天下之從兵，從兵已成，足下橫行天下，莫能有害足下者矣。

補歸有光曰：初沛公引兵過陳，留下文類，褚先生所補者。

沛公曰：敬聞命矣。於是酈生廼夜見陳留令，說之曰：夫秦為無道，而天下畔之。今足下與天下從，則可以成大功。今獨為以秦嬰城而堅守，臣竊為足下危之。陳留令曰：秦法至重也，不可以妄言。妄言者無類，吾不可以應。先生所以教臣者，非臣之意也。願勿復道。酈生留宿臥。夜半時，斬陳留令首，踰城而下，報沛公。沛公引兵攻城，縣令首於長竿，以示城上。人曰：趣下，而令頭已斷矣。今後下者，必先斬之。於是陳留人見令已死，遂相率而下。沛公、沛公舍陳留南城門上，因其庫兵，食積粟，留出入三月，從兵以萬數，遂入破秦。

太史公曰：世之傳酈生書多，曰漢王已拔三秦，東擊項籍，而引軍於鞏洛之間。酈生被儒衣往說漢王，廼非也。自沛公未入關，與項羽別而至高陽，得酈生兄弟，今讀陸生新語書十二篇，固當世之辯士。至平原，君子與余善，是以得具論之。

索隱述贊曰廣野大度始冠側注踵門長揖深器重遇說齊歷下起鼎何懼陸賈使越尉他備陳相說國安書成主悟

楊維禎曰高陽鄺生身長八尺年六十餘人皆謂之狂生自謂不狂沛公素不好儒且善罵儒生于臨床之頃以不宜踞見長者折沛公使之駁洗而趨延之上座生為設計下陳留下曉關取榮陽據教倉之粟其計皆響應生非狂者也然以陳涉立六國之策立于漢王定天下之日取漢王豎儒敗事之罵則謂之狂也亦宜呼使生終身不狂狂而克聖又豈八尺之軀為湯鼎之具哉

黃省曾曰漢去仲尼不遠七十子之徒化教未泯雖海內裂戰不息而齊魯之地且絃歌彬彬即如陸賈所撰新語其十二篇中仲尼治平之道數數彪顯苟非當時多賢風興而濡染之安能語若此也然則謂漢無儒者豈可與言大方通人之理哉漢氏經術至于立官顯門令仲尼之道絕而復傳于後賢者皆陸賈創啓之功也

黃震曰鄺生為高帝下陳留高帝賴其兵食遂以入關所繫大矣然以善其令而夜半賊殺之與之善者不亦難乎此戰國傾危之餘習宜其卒窮於辨也陸賈兩使尉佗使漢越無兵爭天下陰受其賜多矣時時稱說詩書以祛高帝馬上之習社稷靈長終必賴之矣其後知太后將王諸呂不可爭廼病免家居及諸呂將危劉氏則出為陳平畫策誅之動靜合時措之宜而功烈泯無形之表漢初儒生未有賈比也而太史公屈與鄺生同傳豈以其辨說歟朱建以母死無以為喪而受辟陽侯金所謂行不苟合者安在而與二生同傳何耶

史記評林卷之九十七 終

巖谷修 岡千仞 石川鴻齋 同校

史記評林卷之九十八

傅靳蒯成列傳第三十八

陽陵侯傳寬

地理志云馮翊陽陵縣

以魏五大夫騎將從為舍人起橫陽

曰按橫陽邑名在韓韓公子成初封橫陽君張良立為韓王也○正義曰拾地志云故橫城在宋州宋城縣西南二十里按蓋橫陽也

從攻安陽

正義曰後魏地

遇

正義曰曲丘羽反遇牛恭反司馬彪郡國志云中牟有曲遇聚按鄭州中牟縣也

陽武

正義曰鄭州縣斬首十二級賜爵卿

從至霸上沛公立為漢王漢王賜寬封號共德君

索隱曰謂美號耳非地名

從入漢中遷為右騎將從定三秦賜食邑雕陰

侯從擊項冠周蘭龍且所將卒斬騎將一人赦下

徐廣曰赦倉之下

益食

邑屬淮陰

索隱曰張晏云信時為將云淮陰者終言之也

擊破齊歷下軍擊田解屬相國參殘

陽陵侯二千六百戶除前所食為齊右丞相備齊

張晏曰時田橫未降故設也備○正義

曰屬曹參以殘破博縣也

益食邑因定齊地剖符世世勿絕封為

博

索隱曰博太山縣也顧祕監

楊慎曰此叙戰功

處與曹相國世家并樊鄴滕灌列傳

同凡例

王維禎曰看太史

增補史記評林

卷九十八

傳靳蒯成列傳

一

鳳文館藏

吳興凌雅隆輯校 崑山歸有光評點 溫陵李光縉增補 桐城方苞 增評

傳傳新諸將可見其義曰按為齊王韓信相 五歲為齊相國 正義曰為齊悼惠王劉肥相五歲也 四月擊陳豨屬太尉勃以

相國代丞相噲擊豨一月徙為代相國將屯 如淳曰既為相國有警則將卒而屯守也案律謂勅

屯孝惠五年卒諡為景侯子須侯精立二十四年卒子共侯則 二歲為代丞相將

立十二年卒子侯偃立二十一年坐與淮南王謀反死國除 正義曰上於元及下攻濟陽正義曰

信武侯斬欽 索隱曰以中涓從起宛胸 求俱及曹州縣也 攻濟陽 曹州宛

胸縣西南三十 破李由軍擊秦軍亳南開封東北斬騎十人將一人

徐廣曰將 首五十七級捕虜七十三人賜爵封號臨平君又戰藍

田北斬車司馬一人 張晏曰騎長一人 張晏曰首二十八級捕虜五

十七人至霸上沛公立為漢王賜欽爵建武侯遷為騎都尉從

定三秦別西擊章平軍於隴西破之定隴西六縣所將率斬車

司馬候各四人騎長十二人從東擊楚至彭城漢軍敗還保雍

丘去擊反者王武等略梁地別將擊邢說軍菑南 張晏曰特起兵者

也說音悅○徐廣

光緒曰身得云 者以別於將卒 所得也此傳凡 曰身得者二曰 所將卒得者二 叙事非并有條 所以為實錄

袁黃曰太史公 此傳只看他叙所 得若干人或各若 千人就見筆力令 今人叙戰功如三 尺童子作老人相 終不自然

曰今日考城○索隱曰邢姓說 破之身得說都尉二人司馬候十二人降

吏卒四千六百八十人破楚軍滎陽東三年賜食邑四千二百

戶別之河內擊趙將賁郝軍朝歌 案此在河北非曹參樊噲之所擊也

破之所將卒得騎將二人車馬二百五十四匹從攻安陽以東至

棘蒲下七縣別攻破趙軍得其將司馬二人候四人降吏卒二

千四百人從攻下邯鄲別下平陽 徐廣曰鄴有平陽城○正義曰括地志云

身斬守相所將卒斬兵守郡守各一人 孟康曰將 降鄴從攻朝歌

邯鄲及別擊破趙軍降邯鄲郡六縣 徐廣曰邯鄲高 還軍敖倉破項

籍軍成臯南擊絕楚餉道起滎陽至襄邑破項冠軍魯下 正義曰

下今宛州 畧地東至繒邾下邳 索隱曰案地理志繒屬東海○正義曰今繒

曲阜縣也 擊項悍濟陽下還擊項籍陳下破之 南

至蕪竹邑 索隱曰二邑名蕪在 擊項悍濟陽下還擊項籍陳下破之

別定江陵降江陵柱國大司馬以下八人身得江陵王 索隱曰案

陵王一句足矣 仍如生致之 共致于 生致之雒陽因定南郡從至陳取楚王信剖符世世勿絕

字便快人耳生 共致于 生致之雒陽因定南郡從至陳取楚王信剖符世世勿絕

增補史記評林 卷九十八 傅斯成列傳 二 鳳文館藏

增補史記評林 卷九十八 傅斯成列傳 二 鳳文館藏

增補史記評林 卷九十八 傅斯成列傳 二 鳳文館藏

得其王比司馬以下者不同故獨詳

光緒曰按外史周繹少時有智慧容貌甚美給事蕭何家何甚愛之會高祖至蕭何第見而悅之以為舍人出入令驂乘嘗夢從高祖遂一豕豕騰傷繹驚覺告高祖高祖曰此夢耳會上欲擊陳豨繹當從因解所夢以為

定食四千六百戶。號信武侯。以騎都尉從擊代。攻韓信平城下。還軍東垣。有功。遷為車騎將軍。并將梁趙齊燕楚車騎。別擊陳豨。丞相敞破之。索隱曰：小顏云：侯敞。因降曲逆。從擊黥布。有功。益封定食五千三百戶。凡斬首九十級。虜百三十二人。別破軍十四。降城五十九。定郡國各一。縣二十三。得王柱國各一人。二千石以下至五百石。徐廣曰：一本無此五字。三十九人。高后五年。欽卒。謚為肅侯。子亨代侯。二十一年。坐事國人過律。索隱曰：案劉氏云：事律使也。謂使人違律數多也。孝文後三年。奪侯國除。
蒯成侯繹者服虔曰：蒯音管。蒯之蒯。索隱曰：姓周名繹。音薛。蒯者鄉名。案三蒼云：蒯音簿。惟及晉灼案功臣表。屬長沙。崔浩音簿。懷及楚漢春秋。作憑成侯。則裴憑聲相近。此得其實也。○正義曰：括地志云：蒯亭在河南西十四里苑中。輿地志云：蒯成縣。故陳倉縣之故鄉。取名也。周繹所封也。晉武帝咸寧四年。分陳倉立蒯成縣。屬始平郡也。
沛人也。姓周氏。常為高祖參乘。以舍人從起沛。至霸上。西入蜀漢。還定三秦。食邑池陽。正義曰：雍州涇陽縣西北三里。池陽故城是也。
東絕角道。從出度平陰。遇淮陰侯兵。襄國軍乍利乍不利。終無離

於他且為愛我寵異倍於他且

茅瑋曰此傳雖簡短至叙無離上心與涕泣留行處悲愛藹然
功臣年表無武侯二字漢書表亦同
光緒曰太史公贊中所謂操心堅正從終無離上心句得來
王維楨曰語近婦人矣
歸有光曰傳刪傳不類補者
光緒曰傳寬斬欽一從五六夫

上心。徐廣曰：蒯成侯表云：遇淮陰侯軍襄國楚漢約分鴻溝以縹為信。武侯戰不利不敢離上。以縹為信。武侯食邑三千三百戶。高祖十二年。以縹為蒯成侯。除前所食邑。上欲自擊陳豨。蒯成侯泣曰：始秦攻破天下。未嘗自行。今上常自行。是為無人可使者乎。上以為愛我。賜入殿門。不趨。殺人不死。至孝文五年。縹以壽終。謚為貞侯。正義曰：謚為子昌代侯。有罪國除。至孝景中二年。封縹子居代侯。徐廣曰：表云：孝景中元年。封縹子應為鄆侯。謚康。中二年。侯居立沛郡有鄆縣。鄆一作鄆。○索隱曰：鄆縣林音多屬陳國地理志云：沛郡有多縣。案此文云：子居表云：子應不同。若。至元鼎三年。居為太常。有罪。國除。
太史公曰：陽陵侯傅寬。信武侯斬欽。皆高爵。徐廣曰：一無高字。又一本皆從高祖。從高祖起山東。攻項籍。誅殺名將。破軍降城。以十數。未嘗困辱。此亦天授也。蒯成侯周縹。操心堅正。索隱曰：操音倉高反。身不見疑。上欲有所之。未嘗不垂深。此有傷心者。徐廣曰：此一作比。然可謂篤厚君子矣。
索隱述贊曰：陽陵信武結髮從漢。動叶人謀。功實天贊。定齊破項。我軍常冠。蒯成委質。夷險不亂。主上稱忠。人臣扼腕。

騎將起即有功
一從中涓起即
有功終未嘗敗
北故太史公以
為天授周繼年
利乍不利然終
無離上心故太
史公以為操心
堅正

劉辰翁曰以傷心
語著愛不得不混
廢之

史記評林卷之九十八 終

巖谷 同校
岡千仞 同校
石川鴻齋

史記評林卷之九十九

吳興凌維隆輯校
崑山歸有光評點
溫陵李光縉增補
桐城方苞 增評

劉敬叔孫通列傳第三十九

劉敬者齊人也。索隱曰敬本姓漢五年成隴西。過洛陽。高帝在焉。婁

敬脫輓輅。蘇林曰一木橫遮車前一人推之。孟康曰略音胡格。反輓音晚。

見齊人虞將軍曰。臣願見上言便事。虞將軍欲與之鮮衣。索隱曰

將軍入言上。上召入見。賜食已而問婁敬。婁敬說曰。陛下都洛

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婁敬曰。陛下取天下與周室異。

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郟。正義曰郟音胎。雍州武功縣西南二十三里。故聚城是

狄伐故去。幽杖馬箠居岐。張晏曰言國人爭隨之。及文王為西伯

斷虞芮之訟。始受命。呂望伯夷自海濱來歸之。正義曰呂望宅及廟在

武王伐紂。不期而會孟津之上。八百諸侯皆曰。紂可

增補史記評林 卷九十九 劉敬叔孫通列傳 一 鳳文館藏

唐順之曰此等傳
似不為本人但為
漢叙事耳
註一人推之漢
書蘇注作二人
挽之三人推之
黃震曰按劉敬脫
輓輅羊裘見天子
曰衣帛衣帛見衣
裼衣裼見此其貧
直不狗流俗已可
視其胸中之所扶
持者矣勸都長安
逆規虜情皆落
出人意表惟結和
親約雖能寬一時
之急求免遺萬世
之弊耳
王世貞曰有德易
與無德易凶凡都
會然也謂長安凶
難乎秦何以二世
謂洛陽凶易乎周
皆濟東海也

何以七百故四海
而朝宗京可無版
築矣四海而土崩
金湯晚矣
楊慎曰南宮邊子
云昔周成王之上
居成周也其命龜
曰予一人兼有天
下辟就百姓敢無
中土乎使予有罪
則四方伐之無難
得也豈敬之說本
此
唐順之曰輓轅子
有許大見識
邵寶曰周公之卜
洛以中不以險亦
不以不險孟子曰
固國不以山谿之
險以險者非也易
曰王公設險以守
其國以不險者非
也
今下漢書無周
字

伐矣遂滅殷成王即位周公之屬傅相焉廼營成周洛邑正義曰括地志
云故王城一名河南城本郊鄆周公所築在洛州河南縣北九里苑中東北隅帝王紀云武王
伐紂營洛邑而定鼎焉按此即營都城也書云乃營成周括地志云洛陽故城在洛州洛陽城
東二十六里周公所築即成周城也尚書曰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帝王世紀
云居鄆鄆之廢按劉敞說謂周之美豈言居頑民之所以此而論漢書非也以此為天下
之中也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均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
以亾凡居此者欲令周務以德致人不欲依阻險令後世驕奢
以虐民也及周之盛時天下和洽四夷鄉風慕義懷德附離而
並事天子莊子曰附離不以膠漆也不屯一卒不戰一士八夷大國之
民莫不賓服効其貢職及周之衰也分而為兩正義曰公羊傳云東周
王城也按周自平王東遷以下十二王皆都天下莫朝周不能制也非其德薄
也而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豐擊沛收卒三千人以之徑往而卷
蜀漢定三秦與項羽戰滎陽爭成臯之口大戰七十小戰四十
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父子暴骨中野不可勝數哭泣之聲未
絕傷痍者未起而欲比隆於成康之時臣竊以為不侔也且夫

呂祖謙曰敬所談
秦之形勢乃周之
形勢也蓋豐鎬本
文武之西周而秦
竊據之耳

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卒然有急百萬之眾可具也秦隱曰秦戰國策蘇秦說惠王因秦
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者也曰大王之國地勢形便此所謂
天府高誘注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
云府聚也與人鬪不搯其肱張晏曰肱喉嚨也○索隱曰搯音厄肱音胡浪反拊其背未
一音胡剛反蘇林以為肱頸大脈俗所謂胡脈也能全其勝也今陛下入關而都秦之故地此亦搯天下之肱
而拊其背也高帝問羣臣羣臣皆山東人爭言周王數百年秦二世
即亾不如都周上疑未能決及留侯明言入關便即日車駕西
都關中索隱曰秦謂即日於是上曰本言都秦地者婁敬婁者乃劉
也賜姓劉氏拜為郎中號為奉春君索隱曰案張晏云春為歲之始漢七
年韓王信反高帝自往擊之至晉陽聞信與匈奴欲共擊漢上
大怒使人使匈奴匈奴匿其壯士肥牛馬但見老弱及羸畜正義
曰上方為反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可擊上使劉敬復往使匈奴還
下許又反報曰兩國相擊此宜夸矜見所長韋昭曰夸今臣往徒見羸瘠老

董分口書即日見
高帝從諫如轉圜
何孟春曰韓生說
項羽都關中不免
見殺而婁敬以勸
高祖得封進言之
難如此

漢書張註春下
無為字謀作勸

康海曰以高帝之明遠少長共聞顧情鍾劉敬獻忠反遭械繫然向之所遣使十輩持知有所不極耳帝不度其才而遣之固已非矣又皆處之極刑寬仁愛人之資獨蔽于此耶

王維慎曰劉敬說
閔如蘇曰敬既知冒頭殺父妻辭母不可以仁義說而曰不敢與大父抗禮亦謬矣
匈奴果出奇兵圍高帝白登七日然後得解高帝至廣武赦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吾皆以斬前使十輩言可擊者矣迺封敬二千戶為關內侯號為建信侯高帝罷平城歸韓王信入胡當是時冒頓為單于兵彊控弦三十萬應劭曰數苦北邊上患之問劉敬劉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罷於兵未可以武服也冒頓殺父代立妻羣母以力為威未可以仁義說也獨可以計久遠子孫為臣耳然恐陛下不能為上曰誠可何為不能顧為奈何劉敬對曰陛下誠能以適長公主妻之厚奉遺之彼知漢適女送厚蠻夷必慕以為閼氏生子必為太子代單于何者貪漢

漢都關中定萬世之安是矣徒關東強宗名家實塞又其智也獨啓和親之端為萬世取可恨耳
董份曰其言似善策然據敬所云殺父妻辭母則又何有于大父哉使當時即是而論則不待折以辭而自窮矣

重幣陛下以歲時漢所餘彼所鮮數問遺因使辯士風諭以禮節冒頓在固為子婿死則外孫為單于豈嘗聞外孫敢與大父抗禮者哉兵可無戰以漸臣也若陛下不能遣長公主而令宗室及後宮詐稱公主彼亦不肯貴近無益也高帝曰善欲遣長公主呂后日夜泣曰妾唯太子一女奈何弃之匈奴上竟不能遣長公主而取家人子名為長公主妻單于使劉敬往結和親約劉敬從匈奴來因言匈奴河南白羊樓煩王張晏曰白羊匈奴張晏云白羊國名二者並在河南河南者案在朔方之河南舊並匈奴地也今亦謂之新秦中
去長安近者七百里輕騎一日

余有丁曰敬創此說其卑中國而為後世禍不淺
劉辰翁曰新破少民與百萬可具又自相忤故知說士不足憑
唐順之曰備胡都關中兩事結索在此
按傳內遷都使虜和親徙大姓皆漢初大事也

一夜可以至秦中秦中新破少民地肥饒可益實夫諸侯初起時非齊諸田楚昭屈景莫能與今陛下雖都關中實少人北近胡寇東有六國之族宗彊一日在變陛下亦未得高枕而臥也臣願陛下徙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後及豪傑名家居關中無事可以備胡諸侯有變亦足率以東伐此彊本弱末之術

太史公只叙此四事而散之功業自見矣崇坤曰小論中希世二字一篇精神所注處補方苞曰叔孫通傳史公於禮書痛用秦儀法三代聖制由是湮沈而成之者實通然時王之所用也不敢斥言其非故於後論隱約其詞若褒若諷而希世之汗假魯兩生以發之首載秦二世之善其對以爲面諛之徵也末載原廟之立果獻之興著其應臆無誓以示所定漢諸儀法皆此類耳按二世雖暴虐通已臣事之矣單衣必有裳謂之一稱杜預云衣單複具云稱也鼠竊之對與指

也。上曰善。迺使劉敬從。所言關中十餘萬口。不載敬所發索隱曰案小顏云今高陵櫟陽諸田華陰好時諸景及三輔諸屈諸懷尚多皆此時所徙也。

叔孫通者薛人也。晉灼曰楚漢春秋名何○索隱曰薛縣名屬魯國秦時以文學徵待詔博士。數歲陳勝起山東。使者以聞。二世召博士諸儒生問曰。楚戍卒攻斬入陳。於公如何。博士諸生三十餘人前曰。人臣無將。將即反。罪死無赦。瓚曰將謂逆亂也公羊傳曰君親無將將而必誅願陛下急發兵擊之。二世怒。作

色。叔孫通前曰。諸生言皆非也。夫天下合爲一家。毀郡縣城。鑿其兵。示天下不復用。且明主在其上。法令具於下。使人人奉職。四方輻輳。安敢有反者。此特羣盜鼠竊狗盜耳。何足置之齒牙。間郡守尉。今捕論何足憂。二世喜曰。善。盡問諸生。諸生或言反。或言盜。於是二世令御史案諸生言反者。下吏非所宜言。諸言盜者。皆罷之。迺賜叔孫通帛二十匹。衣一襲。索隱曰案古語謂之一稱。賈逵案禮記袍必有表不單衣必有裳謂之一稱杜預云衣單複具云稱也拜爲博士。叔孫通已出宮。及舍。諸生曰。先生

何言之諛也。通曰。公不知也。我幾不脫於虎口。正義曰迺去之幾音祈薛薛已降楚矣。及項梁之薛。叔孫通從之。敗於定陶。從懷王。懷王爲義帝。徙長沙。叔孫通留事項王。漢二年。漢王從五諸侯入彭城。叔孫通降漢王。漢王敗而西。因竟從漢。叔孫通儒服。漢王憎之。迺變其服。短衣楚製。索隱曰案孔文祥云短衣便事非儒者衣服高祖楚人故從其俗裁製漢王喜。叔孫通之降漢。從儒生弟子百餘人。然通無所言。進專言諸故。羣盜壯士進之。弟子皆竊罵曰。事先生數歲。幸得從降漢。今不能進臣等。專言大猾。何也。索隱曰案類集云大猾從猾也音滑叔孫通聞之。迺謂曰。漢

王方蒙矢石爭天下。漢書音義曰謂發石以投入諸生寧能關乎。故先言斬將。舉旗之士。張晏曰塞卷也瓚曰拔取曰塞楚辭曰朝搴阰之木蘭○索隱曰塞音起焉反又已勉反案方言云南方取物云舉許慎云舉取也王逸云阰山名又案埤蒼云山在楚諸生且待我。我不忘矣。漢王拜叔孫通爲博士。號稷嗣君。

徐廣曰。蓋言其德業足以繼蹤齊稷下之風流也。綱案漢書音義曰。稷嗣君名。漢五年。已并天下。諸侯共尊漢王爲皇帝。於定陶。叔孫通就其儀號。高帝悉去秦苛儀法。爲簡易。羣

鹿何異太史公首次此而通之希世取容可槩見矣。董份曰。守尉捕論之說可資大噱。蓋滑替之甚者也。國事至此昏極矣。漢書諸下有生字。按此專寫叔孫通希世免禍與時變化處。茅坤曰。數字轉折。間叔孫梗槩可見。張之象曰。二世暴虐。將軍馮劫等進諫。而下吏自殺。叔孫通諛言承順。乃得脫虎口。利害不同如此。但人臣事君。當致其身。寧爲馮劫而死。無爲叔

增補史記評林 卷九十九 劉敬叔孫通列傳 四 鳳文館藏

通而生也

王維楨曰叔孫弟
子以不得進竊寫
至後得官則稱爲
聖人先言此後言
彼文有貫串

邵寶曰兩生之言
尚矣禮與其興也
寧廢乎禮廢於繁
難而興於簡易周
之文漢高不能行
矣殷之質夏之忠
何往不可哉苟簡
且易漢高未必不
從也通也不以簡
易量主而以尊重
逢君故秦儀是承
秦苛既除而驕復
蹈之此通之罪也
董份曰叔孫通維
陋然兩生言亦未
究其本也夫天下
一日不可無禮樂

所謂百年而興者
及其成功耳若必
待百年而後議則
百年之前所爲治
者何事哉但言叔
孫非其人則得矣
王維楨曰叙兩生
不行語亦因以著
叔孫人品耳

劉辰翁曰此與美
人習兵法無異
漢書如註纂位
下有尊卑之次
也五字

隸無習義當作
肄漢書作肄

按師古云欲敘
其下儀法先言
儀如此也

茅坤曰此儀直行
至今日大畧皆秦
故尊君抑臣之舊

臣飲酒爭功醉或晏呼拔劔擊柱高帝患之叔孫通知上益厭

之也說上曰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願徵魯諸生與臣

弟子共起朝儀高帝曰得無難乎叔孫通曰五帝異樂三王不

同禮禮者因時世人情爲之節文者也故夏殷周之禮所因損

益可知者謂不相復也臣願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

試爲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爲之於是叔孫通使徵魯諸生三

十餘人魯有兩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諛以得親

貴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

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吾不忍爲公所爲公所爲不合古吾不

行公往矣無汗我叔孫通笑曰若真鄙儒也不知時變遂與所

徵三十人西及上左右爲學者與其弟子百餘人爲綿蕞徐廣曰表位標

曰吾能爲此迺令羣臣習隸索隱曰隸亦習也音異會十月漢七年長樂宮

成諸侯羣臣皆朝十月儀索隱曰小顏云漢以十月爲正故行朝歲之禮史家追書十月也案諸書並云十月爲歲首不言以十月爲正

先平明謁者治禮引以次入殿門廷中陳車騎步

卒衛宮設兵張旗志徐廣曰一作儀傳言趨索隱曰案小顏傳聲教入殿下郎中

俠陛陞數百人功臣列侯諸將軍軍吏以次陳西方東鄉文官

丞相以下陳東方西鄉大行設九賓臚句傳漢書音義曰傳從上下爲臚○索隱曰蘇林云上傳

於是皇帝輦出房百官執職傳警徐廣曰一作儀○索隱曰案輦與服志云殷周以

石以次奉賀自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肅敬至禮畢復置法酒

又類曰作酒令法也蘇林曰常會須天子中起更衣然後入置酒矣○索隱

曰姚氏云進止有禮也古人飲酒不過三爵君臣百拜終日宴不爲亂也

上皆伏抑首如淳曰抑屈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御史

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置酒無敢誼譁失禮者於是高

也而三代以前其上下同體處消歇矣此可見為國以禮直自在本

漢書註下趨作謂致作為

董份曰陳次歷歷雖未嘗至關廷者亦可以想漢儀矣

黃震曰按叔孫通所事且十王皆面說取親貴既起朝儀得高帝心然後出直言諫易太子然向使高帝未老呂后不強度如意可攘太子位又安知不反其說以阿意耶隨時上下委曲取容名雖為儒非其敬比矣

帝曰吾迺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迺拜叔孫通為太常賜金五百斤叔孫通因進曰諸弟子儒生隨臣久矣與臣共為儀願陛下官之高帝悉以為郎叔孫通出皆以五百斤金賜諸生諸生迺皆喜曰叔孫生誠聖人也知當世之要務漢九年高帝徙叔孫通為太子太傅漢十二年高祖欲以趙王如意易太子叔孫通諫上曰昔者晉獻公以驪姬之故廢太子立奚齊晉國亂者數十年為天下笑秦以不蚤定扶蘇令趙高得以詐立胡亥自使滅祀此陛下所親見今太子仁孝天下皆聞之呂后與陛下攻苦食啖徐廣曰攻猶今人言擊也啖一作淡調案如淳曰食無菜茹為啖○索隱曰秦其可背哉陛下必欲廢適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汙地

茅坤曰叔孫通一生賴有此著

通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振動奈何以天下為戲高帝曰吾聽公言及上置酒見留侯所招客從太子入見上乃遂無易

王維楨曰謙正易太子及議立原廟所謂大直若誦道固委蛇也

按師古云諸說皆非謂從高帝陵寢出衣冠游于高廟每月一為之

董份曰叔孫通所謂逢君之過者使人主惡聞憚改通

茅坤曰按此亦其文主之過希世餘波處

王維楨曰叔孫生獻果以飾出游何

太子志矣高帝崩孝惠即位迺謂叔孫生曰先帝園陵寢廟羣臣莫能習徙為太常定宗廟儀法及稍定漢諸儀法皆叔孫生為太常所論著也孝惠帝為東朝長樂宮關中記曰長樂宮本秦之

間往來數蹕煩人索隱曰韋昭云蹕止人行也長樂未央宮東相與樂宮也漢太后常居之及方築武庫南韋昭曰闕道也如淳曰叔孫生奏事因請問曰陛下何自築復道高寢衣冠月出游高廟高廟漢太祖奈何令後世子孫乘宗廟道上行哉高寢在高廟西高祖衣冠藏在高廟月出游於高廟其道直所

宗廟道上行孝惠帝大懼曰急壞之叔孫生曰人主無過舉索隱曰動有過也左傳云君舉必書今已作百姓皆知之今壞此則示有過舉願陛下為原廟渭北衣冠月出游之益廣多宗廟大孝之本也上迺詔有

司立原廟原廟起以復道故孝惠帝曾春出游離宮叔孫生曰古者有春嘗果方今櫻桃孰可獻索隱曰秦呂氏春秋仲春羞以含桃光薦

櫻即是也願陛下出因取櫻桃獻宗廟上迺許之諸果獻由此興

史記評林卷之九十九 終

巖谷修 岡千仞 石川鴻齋 同校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

吳興凌雅隆輯校 崑山歸有光評點 溫陵李光縉增補 桐城方苞增評

李布欒布列傳第四十

李布者楚人也為氣任俠一篇眼目 孟康曰信交道曰任如淳曰相與信為任同是非為俠

及項羽滅高祖購求布千金敢有舍匿罪及三族李布匿漢陽

周氏周氏曰漢購將軍急迹且至臣家將軍能聽臣臣敢獻計

即不能願先自剄李布許之迺髡李布衣褐衣置廣柳車中

而置之田誠其子曰田事聽此奴必與同食朱家迺乘輅車之

洛陽徐廣曰馬車也索隱曰案謂輕車一馬車也見汝陰侯滕公滕公留朱家飲數日因謂

滕公曰李布何大罪而上求之急也滕公曰布數為項羽窘上

唐順之曰逐段敘段多有結
茅坤曰李布為項羽將必多戰功太史因傳其任俠遂累之
劉辰翁曰此周氏奇甚在朱家上是能用朱家者而其後朱家獨聞
註為柳漢書服註作為廣柳車按并與其家僮賣之古人用心深厚如此按乘一馬車見其急也

服虔曰東郡謂廣轍車為柳郭展曰皆棺飾也載以喪車欲人不知也李音曰天牛車也車上覆為柳瓊曰茂陵書中有廣柳車每縣數百乘是今運轉大車是也索隱曰案服虔臣瓊所據則是大車任載運者名廣柳車然則柳為車通名郭展所說事義相協最為通允故禮曰設柳羽為使人勿惡也鄭玄注周禮云柳聚也諸色所聚則是喪車稱柳故後人通謂車為柳也

董份曰古之俠者不獨制貴勢之人雖人主亦欲制之觀宋家數言誠大俠也至引子胥事嗜甚矣
按兩心知字一意皆史氏揣摩之言
待漢書作待
王整曰太史公識高筆力亦高在此等處
程一枝曰季布權剛為柔乃子長妙心所發言外有別肯
李廷機曰面欺面諛善拙寫其情狀處

上怨之故必欲得之。朱家曰君視季布何如人也。曰賢者也。朱家曰臣各為其主用。季布為項籍用。職耳。項氏臣可盡誅邪。今上始得天下。獨以己之私怨求一人。何示天下之不廣也。且以季布之賢。而漢求之急如此。此不北走胡。即南走越耳。夫忌壯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荆平王之墓也。君何不從容為上言。邪。汝陰侯滕公心知朱家大俠。意季布匿其所。迺許曰諾。待間。果言如朱家指。上迺赦季布。當是時。諸公皆多季布能。摧剛為柔。朱家亦以此名聞當世。季布召見。謝上。拜為郎中。孝惠時。為中郎將。單于賞為書。嫚呂后。不遜。呂后大怒。召諸將議之。上將軍樊噲曰。臣願得十萬眾橫行匈奴。中諸將皆阿呂后意。曰。然。季布曰。樊噲可斬也。夫高帝將兵四十餘萬眾。困於平城。今噲奈何以十萬眾橫行匈奴。中面欺且秦以事於胡。陳勝等起于今。創痍未瘳。噲又面諛。欲搖動天下。是時殿上皆恐。太后

按師古云既引見而罷令還郡也
倪思曰進退如此本難自言氣勁詞直足戒千古寫至默慙良久忽得一語佳處正在特字君臣真態于此可見
註來漢書蓋註作求
王九思曰季布為曹丘生所收只是好譽乃隨其計耳

罷朝。遂不復議。擊匈奴事。季布為河東守。孝文時。人有言其賢者。孝文召欲以為御史大夫。復有言其勇。使酒難近。索隱曰使音如使。酒即酒也。至留邸一月。見罷。季布因進曰。臣無功。竊寵待罪。河東。索隱曰季布言已無功能。竊承恩寵。得待罪河東。其詞典省而文之也。陛下無故召臣。此入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無所受事。罷去。此人必有以毀臣者。夫陛下以一人之譽而召臣。一人之毀而去臣。臣恐天下有識聞之。有以闕陛下也。韋昭曰闕見上。默慙良久。曰。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布辭之官。楚人曹丘生。辯士。數招權顧金錢。孟康曰。招來也以金錢。以自炫耀也。文穎曰。事權貴也。與通勢。以其所有。喜較。請託金錢。以自顧。索隱曰。義如孟康。交頹所說。喜較音姑角。正義曰。言曹丘生依倚貴人。用權勢屬請數求他人。顧錢賞金錢也。事貴人趙同等。遷以其父名談改之。與竇長君善。季布聞之。寄書諫竇長君曰。吾聞曹丘生非長者。勿與通。及曹丘生歸。欲得書。請季布。張晏曰。欲使竇長君為介於布。請見。竇長君曰。季將軍不說。足下足下無往。固請書。遂使人先發書。季布果大怒。待曹丘。曹丘至。即揖季布。

費袞曰。季布面折廷爭。欲斬樊噲。殿上皆恐。其剛直可知矣。曹丘生數招權顧金錢。事貴人。趙談等。與竇長君善。布以言諫。長君使勿與通。其始固亦善矣。及曹丘來。見進諂辭。以悅之。

增補史記評林 卷一百 季布欒布列傳 二 鳳文官

謂其得聲榮楚問
欲游揚其名于天
下其姦佞取媚亦
猶所以待趙談實
長君耳為布者當
罵而勿與通如袁
益之絕富人可也
顧乃大悅引為上
客布至此何謬哉
數語連用十丁公
董份曰叙丁公事
以見李布忠于項
王且明高祖賞不
記仇罰不私德布
以榮丁以殺又為
忠不忠之戒
茅坤曰附丁公只
因高帝不殺李布
上帶出來
張之象曰李布之
忠雖有怨而必用
丁公之不忠雖有
德而必斬書附于
此見高帝善用賞

曰楚人諺曰得黃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諾足下何以得此聲
於梁楚間哉且僕楚人足下亦楚人也僕游揚足下之名於天
下顧不重邪何足下距僕之深也季布迺大說引入留數月為
上客厚送之季布名所以益聞者曹丘揚之也季布弟季心
氣蓋關中遇人恭謹為任俠方數千里士皆爭為之死嘗
殺人囚之吳從袁絲匿索隱曰益字絲長事袁絲弟畜灌夫籍福之屬
嘗為中司馬如淳曰中尉之司馬○索隱曰漢書作中尉司馬中尉都都敢不加禮少年多
時時竊籍其名以行索隱曰籍音子亦反當是時季心以勇布以諾著聞關
中季布母弟丁公晉灼曰楚漢春秋云薛人名固為楚將丁公為項羽逐窘高祖
彭城西短兵接高祖急顧丁公曰兩賢豈相厄哉於是丁公引
兵而還漢王遂解去及項王滅丁公謁見高祖高祖以丁公狗
軍中丁公為項王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者迺丁公也遂斬丁
公曰使後世為人臣者無效丁公

按李布重諾
布輕死非為氣
任俠者不能故
同傳
漢書註保備間
有保字
張之象曰往時彭
越有賈布之德越
之死布祠而哭之
越湯如歸士為知
已者死固所甘心
也
按師古云提舉
也舉而欲投之
于湯也
徒漢書作徒屬
下句讀
唐順之曰越今既
與漢矣乃換一而
字文有輕重如此
倪思曰布明越功
罪無一語不肯廢
足以折帝之氣而
服其心遂不果殺

樂布者梁人也始梁王彭越為家人時嘗與布游索隱曰謂居家之人無官職也
窮困貨傭於齊為酒人保漢書音義曰酒家作保傭也可保信故謂之保數歲彭越去之巨野
中為盜而布為人所畧賣為奴於燕為其家主報仇燕將臧荼
舉以為都尉臧荼後為燕王以布為將及臧荼反漢擊燕虜布
梁王彭越聞之迺言上請贖布以為梁大夫使於齊未還漢召
彭越責以謀反夷三族已而梟彭越頭於雒陽下詔曰有敢收
視者輒捕之布從齊還奏事彭越頭下祠而哭之吏捕布以聞
上召布罵曰若與彭越反邪吾禁人勿收若獨祠而哭之與越
反明矣趣烹之索隱曰趣音促亨音普方提越湯徐廣曰越一作走○索隱曰提音啼越音娶徐廣云一作走走
亦趣向
之也布顧曰願一言而死上曰何言布曰方上之困於彭城敗
滎陽成臯間項王所以遂不能西徙以彭王居梁地與漢合從
苦楚也當是之時彭王一顧與楚則漢破與漢而楚破且垓下
之會微彭王項氏不亡天下已定彭王剖符受封亦欲傳之萬

評點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

劉辰翁曰此語感

動千古真能言也

按布迺稱以下

是太史公借布

自言繫其生至

以結前案

吳軍漢書作吳

楚

董份曰此贊妙甚

前既言重死之為

得矣却又稱樂布

不重其死為烈士

彼以為貴處死也

第坤曰太史公極

苦心處都是描寫

自家一片胸臆

陳仁子曰一則不

輕死一則不顧死

要皆畧有見於義

者而遷且謂賤妾

感慨自殺非能勇

也計畫無復之者

乃借以自述其隱

忍苟活以成史書

之意

世今陛下下徵兵於梁彭王病不行而陛下疑以為反反形未

見以苛小徐廣曰小案誅滅之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今彭王已

死臣生不如死請就烹於是上迺釋布罪拜為都尉孝文時為

燕相至將軍布迺稱曰窮困不能辱身下志非人也富貴不能

快意非賢也於是嘗有德者厚報之有怨者必以法滅之吳軍

反時以軍功封俞侯徐廣曰擊復為燕相燕齊之間皆為樂布立

社號曰樂公社景帝中五年薨子貴嗣為太常犧牲不如令國

除

太史公曰以項羽之氣而季布以勇顯於楚身屢典軍徐廣曰屢一作

孟康曰屢履蹈之也贊曰屢數也○索隱曰案徐氏云

被刑戮為人奴而不死何其下也彼必自負其材故受辱而不

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終為漢名將賢者誠重其死夫婢妾

賤人感慨而自殺者徐廣曰或作非能勇也其計畫無復之耳徐

廣

曰復一應前勇字樂布哭彭越趙湯如歸者彼誠知所處如存曰非死者不自

重其死雖往古烈士何以加哉難處死者難

索隱述贊曰季布季心有聲梁楚百金然諾十萬致距出守

河東股肱是與樂布哭越犯禁見趙趙鼎非冤誠知所處

黃震曰按季布廷斥樊噲橫街之說使高后不復事兵然則孝惠高后之世海內無

事衣食滋殖季布力也布故勇將不為技養而有老成安靜之言斯可尚矣樂布廷

身就烹以重彭王之冤所以警悟高后

何如哉嗚呼非烈丈夫其孰能與於此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

增補史記平水 卷一百 季布樂布列傳 四 巖谷修 岡千仞 同校 石川鴻齋

Blank columns for text on the right page.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一

袁盎鼂錯列傳第四十一

吳興凌稚隆輯校 崑山歸有光評點 溫陵李光縉增補 桐城方苞增評

袁盎者楚人也。索隱曰盎音如周禮盎齊鳥浪反。字絲。父故為羣盜徒處安陵高后

時盎嘗為呂祿舍人。及孝文帝即位盎兄噲任盎為中郎。如淳曰盎為兄

得為中郎。絳侯為丞相朝罷趨出意得甚上禮之恭常自送之。徐

功臣非社稷臣社稷臣主在與在。如淳曰人主在時與共治在時之事主凶與凶。如淳曰不以主

時絳侯為太尉主兵柄弗能正呂后崩大臣相與共畔諸呂太

尉主兵適會其成功所謂功臣非社稷臣丞相如有驕主色陛

下謙讓臣主失禮竊為陛下不取也後朝上益莊。索隱曰莊嚴也丞相

益畏已而絳侯望袁盎曰。正義曰望怨也吾與而兄善今兒廷毀我盎遂

不謝及絳侯免相之國國人上書告以為反徵繫清室。漢書作請室應劭曰

朱登曰漢文欲任買誼公卿絳侯之屬皆害之其後人告絳侯反繫獄誼言待大臣無禮以感悟文帝及視袁盎為文帝言絳侯功臣非社稷臣且言臣主失禮其後係清室諸公莫敢為言惟盎明絳侯無罪誼固不懷前怨盎亦不遂前非按主在二句只是形容與國同休戚意

補方苞曰盎忌疾錯刻深而鄧公持議平故得善終因以為章法其子修黃老言亦與錯學

甲韓相映
茅坤曰翁池兩及
字與上弗用上弗
聽多是文中轉折
措置處
王蔡曰古人之誼
每如是
增茅坤曰曰上弗
用上弗聽為下
文論不用公言張
本是文中點綴處
楊慎曰謂有上行
不足毀名正是盡
人主心術比于俳
優解溫
凌約言曰太史公
敘高世之行三各
引古人証一以曾
參一以曾一以曾
許由而曰過曾參
遠曰過許由四曰
雖貴育不及陛下
文法整齊中不整
齊此伸縮之妙

請室請罪之室若令鍾下也如淳
曰請室獄也若古刑於甸師氏也
罪絳侯得釋益頗有力絳侯乃大與益結交淮南厲王朝殺辟
陽侯居處驕甚袁盎諫曰諸侯大驕必生患可適削地上弗用
淮南王益橫及棘蒲侯柴武太子謀反事覺治連淮南王淮南
王徵上因遷之蜀輕車傳送袁盎時為中郎將乃諫曰陛下素
驕淮南王弗稍禁以至如此今又暴摧折之淮南王為人剛如有
遇霧露行道死陛下竟為以天下之太弗能容有殺弟之名奈
何上弗聽遂行之淮南王至雍病死聞上輟食哭甚哀盎入頓
首請罪上曰以不用公言至此盎曰上自寬此往事豈可悔哉
且陛下有高世之行者三此不足以毀名上曰吾高世行三者
何事盎曰陛下居代時太后嘗病三年陛下不交睫不解衣湯
藥非陛下口所嘗弗進夫曾參以布衣猶難之今陛下親以王
者修之過曾參孝遠矣夫諸呂用事大臣專制然陛下從代乘六

凌約言曰先以引
大體恍惚提起後

乘傳馳不測之淵

增曰大臣共誅諸呂禍福
尚未可知故曰不測也

雖貴育之勇不及陛下

緊接諫帝下趙同
諫帝馳峻險諫帝

邸西向讓天子位者再南面讓天子位者三夫許由一讓而陛下

曰孟賁夏育皆古勇者也○索隱曰尸子云孟賁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虎兇
戰國策云夏育叱呼駭三軍身死庸夫高誘曰首衛人為申繻所殺賁音奔

陛下至代

心則非也夫人臣
事君不蓄私忿不

改過有司衛不謹故病死於是上乃解曰將奈何盎曰淮南王

有二子唯在陛下耳於是文帝立其三子皆為王盎由此名重朝

廷袁盎常引大體恍惚宦者趙同以數幸

懷舊怨益之惡談
其故乃由於素不

說盎曰

徐廣曰說
一作謀

君與鬪廷辱之使其毀不用孝文帝出趙同參

相能懼同子近幸
日夜譖缺暴其過

乘袁盎伏車前曰臣聞天子所與共六尺輿者皆天下豪英今

漢雖之人陛下獨奈何與刀鋸餘人載於是上笑下趙同趙同

泣下車文帝從霸陵上欲西馳下峻阪袁盎騎並車攀轡上曰

廷辱之使其譖不
行噫此所謂因患

以求名乘私以快

儀之計也非所以

行於君也雖趙談

以娥猶幸由星曆
顯非有曹相國之

將軍怯邪盎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墜堂

索隱曰索張揖云恐墜瓦墮中
人或云臨堂邊垂恐墮也

增補史記平本

卷一百一

袁盎電錯列傳

二

鳳文官

賢者古赤之才即

夫之無害而盜之

心則固內深而非

引義矣

按師古云卻謂

退而昇之也

王應麟曰樊噲諫

高帝曰獨不見趙

高帝之事乎袁盎諫

文帝曰獨不見人

幾乎以近事為鑒

則其言易入也

勸一作介漢書

董份曰以文帝之

賢當其時直諫尚

不得久居中况未

世乎

按母何言更無

餘事也

余有丁曰按漢書

作起說是今史本

多作跪義難通

按袁盎諫趙同

勝乘正論也實

則恐其害已戒

申屠嘉禮士善

言也實則愧其

輕已蓋平生挾

詐率此類也

第坤曰錯之欲治

盜以反也所謂先

自行陰賊以陷人

宜其禍不旋踵陰

符家之驗章矣

百金之子不騎衡

徐廣曰一作行駟案服虔曰自惜身不騎衡如淳曰騎倚也衡樓殿邊欄楯也韋昭曰衡車衡○索隱曰衡木行馬也如淳云騎音於岐及韋昭云騎音奇案諸家說如淳為長如云欄楯者案纂要云宮殿四面欄楯者云欄楯者云楯是也

下騁六駟

如淳曰六馬之疾若絕

馳下峻山

如有馬驚車敗陛下縱自輕柰

高廟太后何上乃止

上幸上林

正義曰蘇林云郎署上林中直衛之署

皇后慎夫人從其在禁中常

同席坐及坐郎署長布席

袁盎引卻慎夫人坐

如淳曰蓋時為中郎將天子幸署

豫設供侍之故得卻慎夫人坐

因前說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

今陛下既已立后慎夫人

乃妾妾主豈可與同坐哉

且陛下幸之即厚賜之陛下所以為

慎夫人適所以禍之陛下獨不見人疑乎

張晏曰戚夫人於是上乃說召

語慎夫人慎夫人賜盎金五十觔

然袁盎亦以數直諫不得久

居中調為隴西都尉

如淳曰仁愛士卒士卒皆爭為死遷為齊相

徙為吳相辭行種謂盎曰吳王驕日久

國多姦今苟欲劾治彼

不上書告君即利劍刺君矣

南方卑溼君能日飲母何時說王

曰母反而已如此幸得脫盎用種之計

吳王厚遇盎盎告歸道

逢丞相申屠嘉下車拜謁丞相從車上

謝袁盎袁盎還愧其吏

乃之丞相舍上謁求見丞相丞相良久

而見之盎因跪曰願請

問丞相曰使君所言公事之曹與長史

掾議吾且奏之即私邪
吾不受私語袁盎即跪說曰君為丞相自度孰與陳平絳侯丞
相曰吾不如袁盎曰善君即自謂不如夫陳平絳侯輔翼高帝
定天下為將相而誅諸呂存劉氏君乃為材官蹶張遷為隊率
積功至淮陽守非有奇計攻城野戰之功且陛下從代來每朝
即官上書疏未嘗不止輦受其言言不可用置之言可受採之
未嘗不稱善何也則欲以致天下賢士大夫上日聞所不聞明
所不知日益聖智君今自閉錮天下之口而日益愚夫以聖主
責愚相君受禍不久矣丞相乃再拜曰嘉鄙野人乃不知將軍
幸教引入與坐為上客盎素不好鼂錯鼂錯所居坐盎去盎坐

曾徐中行曰獨急
斬錯以謝吳所以
報其欲請治盜宜
知計謀之意也

劉辰翁曰有從史
又有不忍刺之客
何奇士之多也惜
史逸其名
按師古云分背
一時各去也

錯亦去。兩人未嘗同堂語。及孝文帝崩，孝景帝即位，鼂錯為御
史大夫，使吏案袁盎受吳王財物，抵罪，詔赦，以為庶人。吳楚反，
聞鼂錯謂丞史曰：如淳曰：百官表御史大夫。文與吳王傳同。夫袁盎多受吳王金錢，專
為蔽匿，言不反。今果反，欲請治盜，宜知計謀。丞史曰：事未發，治
之有絕。如淳曰：事未發之時，治之乃有所絕。○索隱曰：案謂有絕吳反心也。今兵西鄉，治之何益？且袁盎不
宜有謀。如淳曰：盎大臣，不宜有奸謀。鼂錯猶與未決。人有告袁盎者，袁盎恐，夜
見竇嬰為言吳所以反者，願至上前口對狀。竇嬰入言上，上乃
召袁盎入見。鼂錯在前，及盎請辟人賜間，錯去，固恨甚。袁盎具
言吳所以反狀，以錯故，獨急斬錯以謝吳。吳兵乃可罷，其語俱
在吳事中。使袁盎為太常，竇嬰為太將軍，兩人素相與善。逮吳
反，諸陵長者長安中賢大夫爭附兩人，車隨者日數百乘。及鼂
錯已誅，袁盎以太常使吳。吳王欲使將，不肯，欲殺之，使一都尉
以五百人圍守。袁盎自其為吳相時，嘗有從史嘗盜愛

盜侍兒

文類曰：婢也。

盜知之，弗泄，遇之如故。人有告從史言君知爾

劉辰翁曰：皆史記
草創之妙，又增劇
孟無故生問答甚
高

張之象曰：平原君
尚不知毛薛二公
安陵富人安能知
劇孟

倪思曰：子長只是
借他人寫出曾次
間事

董份曰：梁刺益天
使報錯也。孟子言
非自殺之一間耳

與侍者通，乃囚歸。袁盎驅自追之，遂以侍者賜之，復為從史。及
袁盎使吳，見守從史，適為守盜校尉司馬，乃悉以其裝齎置二
石醇醪，會天寒，士卒饑渴，飲酒醉，西南陬卒皆臥。司馬夜引袁
盎起曰：君可以去矣。吳王期旦日斬君，君弗信。曰：公何為者？司
馬曰：臣故為從史，盜君侍兒者，盎乃驚謝曰：公幸有親。文類曰：言汝有親也。
吾不足以累公。司馬曰：君第去，臣亦且囚。避吾親。如淳曰：藏匿吾親，不使遇害也。○索隱曰：案隱曰：案帳軍幕也。
隱曰：案張曼云：避隱也。言自隱辟我親，不擬遇禍也。君何患？乃以刀決張道。如淳曰：洪開當所從囚者之道，張音帳。○索隱曰：案帳軍幕也。
決之以出也。從醉卒直隧出，司馬與分背。袁盎解節毛懷之。如淳曰：不欲令人見也。遂歸報吳
楚已破，上更以元王子平陸侯禮為楚王。袁盎為楚相，嘗上書
有所言，不用。袁盎病，免居家，與閭里浮沉，相隨行鬪雞走狗，唯
陽劇孟嘗過袁盎，盎善待之。安陵富人有謂盎曰：吾聞劇孟博

按應劭云堂故六百石東全故

按師古云隋與峭同謂峻陜也

按錯初為太子舍人又為門大夫又為太子家令

茅坤曰孝文不聽由覽見錯之本末出申韓

徒。如淳曰博盪之徒。將軍何自通之。蓋曰劇孟雖博徒然母死客送

蔡車千餘乘。此亦有過人者。且緩急人所有。夫一旦有急叩門。

不以親為解。張晏曰不語云親不聽也。瓚曰凡人之於赴難濟危多以有父母為解。而孟兼行之。○索隱曰索謂不以親為辭也。今此云解者亦謂不以親在而

解。不以存亡為辭。天下所望者獨季心劇孟耳。今公常從數騎

徐廣曰常一作詳。一旦有緩急寧足恃乎。罵富人弗與通。諸公聞之皆多

袁盎。袁盎雖家居景帝時時使人問籌策。梁王欲求為嗣。袁盎

進說。其後語塞。索隱曰鄒氏云塞當作露非也。索以盎言不真。弟之義其後立梁王之語塞絕也。梁王以此怨盎。曾

使人刺盎。刺者至關中問袁盎。諸君譽之皆不容口。乃見袁盎

曰。臣受梁王金來刺君。君長者不忍刺君。然後刺君者十餘曹

如淳曰。曹輩也。備之。袁盎心不樂。家又多怪。乃之培生所問占。徐廣曰培一作曹輩也。

還。梁刺客後曹輩果遮刺殺盎。安陵郭門外

鼂錯者。潁川人也。索隱曰鼂音朝。錯音厝。如字讀。鼂鼂氏。出南陽今西鄂鼂氏自謂子鼂之後也。學申商刑名於

軹。張恢先所。徐廣曰先即先生。○索隱曰軹。縣人張恢先生所學申商之法。與雒陽宋孟及劉禮同師

劉辰翁曰。削地非始錯議也。自賈生痛哭袁盎諫淮南

意者漢廷諸臣元不知當削特畏禍

及已偷安且夕耳。錯為文帝家令時

即以言至是請削之。蓋忠臣用心

舍是無大者。錯父雖愚亦知安劉不

得不爾則其子忠也。非誤劉氏也。

董份曰。錯父稱公何也。必誤。

歸有光曰。漢書言量錯欲令上自將

兵而身居守史記不載。或是傳致之詞。蓋廷尉奏獄難用。削地為罪也。

茅坤曰。有鄧公一段。是錯功罪纒發明。

以文學為太常掌故。應劭曰掌故百石吏主故事。○索隱曰服虔云百石卒吏漢舊儀云太常博士弟子試射策中甲科補郎中乙科補掌故也。

錯為人峭直刻深。韋昭曰術岸高曰峭。瓚曰峭峻。○索隱曰索韋昭注本無術字。或云術道路也。峭音七笑反。孝文帝時

天下無治尚書者。獨聞濟南伏生故秦博士。治尚書年九十餘

老不可徵。乃詔太常使人往受之。太常遣錯受尚書。伏生所

曰。備宏詔定古文尚書序云。徵之老不能行。道太常掌故量錯往讀之。年九十餘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使其女傳言教錯。齊人語多與潁川異。錯所不知者凡十二。累以其意屬讀而已也。

還。因上便宜事。以書稱說。詔以為太子舍人。門大夫。家令。服虔曰太子稱家。瓚曰茂陵書太子家令秩八百石。以其辯得幸。太子家號曰智囊。數上書。孝文時言

削諸侯事。及法令可更定者。書數十上。孝文不聽。然奇其材。遷

為中大夫。當是時。太子善錯。計策。袁盎諸大功。臣多不好。錯景

帝即位。以錯為內史。錯常數請間言事。輒聽。寵幸傾九卿。徐廣曰九一作

法令多所更定。丞相申屠嘉心弗便。力未有以傷。內史府居

太上廟。墻中門東。出不便。錯乃穿兩門南出。鑿廟墻垣。索隱曰墻音乃亂反。謂墻外之短垣也。又音而緣反。

丞相嘉聞大怒。欲因此過為奏。請誅錯。錯聞之。即夜

評點 史記 卷一百一 鳳文館藏

按錯削直深刻
本學申商刑名
來而且素蒙寵
幸極隆所以益
肆其志而卒受
禍也
茅坤曰景帝開鄧
公言固已恨袁盎
輩所為讒殺鼂錯
矣而不聞其下誅
益豈帝忌過而特
匿之耶
按錯既死賴鄧
公白其冤故以
鄧公結案
程一枝曰袁盎巧
言小人子長豈不
知其鮮仁哉而曰
仁心為質蓋指其
能救絳侯而自傷
也
余有丁曰不急匡
救二句最中錯病
盎之詭錯實召之

請間具為上言之丞相奏事因言錯擅鑿廟垣為門請下廷尉
誅上曰此非廟垣乃墻中垣正義曰上人緣反石墻者廟內垣外游地也不致於法丞相
謝罷朝怒謂長史曰吾當先斬以聞乃先請為兒所賣固誤承
相遂發病死錯以此愈貴遷為御史大夫請諸侯之罪過削其
地徐廣曰一云言景帝曰諸侯或連數郡非古收其枝郡奏上上令公卿列
侯宗室集議莫敢難獨竇嬰爭之伏後嬰連說錯案由此與錯有卻錯所更令三
十章諸侯皆誼諱疾鼂錯錯父聞之從賴川來謂錯曰上初即
位公為政用事侵削諸侯別疏人骨肉人口議多怨公者徐廣曰議一作
何也鼂錯曰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錯父曰劉氏
安矣而鼂氏危矣吾去公歸矣遂飲藥死曰吾不忍見禍及吾
身死十餘日吳楚七國果反以誅錯為名及竇嬰袁盎進說上
令鼂錯衣朝衣斬東市鼂錯已死謁者僕射鄧公為校尉擊吳
楚軍正義曰漢書作鄧先孔文祥云名先為將還上書言軍事謁見上上問曰道軍所

趙恒曰仁心為
質引義慷慨乃由
傳會而然非真君
子也故以好聲矜
賢敗擅權變更報
怨行私碎碎小人
也本傳所謂峭直
刻深故以變古亂
常亂常也二人同
傳以吳楚之議為
重一好名而敗以
名一好權而敗以
權

來聞鼂錯死如淳曰道路從吳軍所來也瓚曰道由也吳楚罷不鄧公曰吳王為反數十
年矣發怒削地以誅錯為名其意非在錯也且臣恐天下之士
噤口不敢復言也索隱曰噤音其錦反又音其禁反上曰何哉鄧公曰夫鼂錯患諸
侯彊大不可制故請削地以尊京師萬世之利也計畫始行卒
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為諸侯報仇臣竊為陛下不取也於
是景帝默然良久曰公言善吾亦恨之乃拜鄧公為城陽中尉
鄧公成固人也正義曰梁州成固縣也括地志云成固故城在梁州成固縣東六里漢成固城也多奇計建元中上
招賢良公卿言鄧公時鄧公免起家為九卿一年復謝病免歸
其子章以修黃老言顯於諸公間

太史公曰袁盎雖不好學亦善傳會仁心為質引義忱慨遭孝
文初立資適逢世張晏曰資才也適值其世得聘其才時以變易張晏曰謂景帝立及吳楚一說
說雖行哉然復不遂好聲矜賢竟以名敗鼂錯為家令時數言
事不用後擅權多所變更諸侯發難不急匡救欲報私讎反以

增補史記評林 卷一百一 袁盎鼂錯列傳 六 鳳文館藏

公軀語曰變古亂常不死則公豈錯等謂邪。

索隱述贊曰袁盎公直亦多附會攬轡見重却帝翳賴龍錯建策屢陳利害尊主界臣家危國泰悲彼二子名立身敗

黃震曰絳侯元勳也淮南王帝親弟也蓋晚出為郎皆斥其失既而明絳侯無罪止淮南王遷蜀者亦益也蓋以故名重朝廷下趙同之參乘却夫人之同坐申屠相稍不為禮則折脇之益殆以強直自矜者歟沮梁王之謀雖以忠見賊迹其平昔亦非自全之道矣

洪邁曰袁盎每借公言而報私怨初非盡忠一意為君上者也嘗為呂祿舍人故怨周勃乃有非社稷臣之語致文帝有輕勃心嘗謁申屠嘉嘉弗為禮則之丞相舍折困之為趙同所害故沮止其驂乘素不好龍錯故因吳及事誅之蓋蓋本安陵羣盜宜其忤心忍戾如此死于刺客非不幸也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一

巖谷修 同校
岡千仞 同校
石川鴻齋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二

張釋之馮唐列傳第四十二

吳興凌稚隆輯校 崑山歸有光評點
溫陵李光緒增補 桐城方苞增評

張廷尉釋之者堵陽人也

索隱曰韋昭堵音緒又音如字地名屬南陽正義曰應劭曰袁帝改為順陽水東南入蔡枳地志云順陽故城

字季有兄仲同居以訾為騎郎

事孝文帝十歲不得調無所知

名釋之曰久宦減仲之產不遂欲自免歸中郎將袁盎知其賢

惜其去乃請徙釋之補謁者

畢因前言便宜事文帝曰舅之母甚高論令今可施行也

漢所以興者久之文帝稱善乃拜釋之為謁者僕射釋之從行

登虎圈上問上林尉諸禽獸簿

十餘問尉左右視盡不能對虎圈畜夫從傍代尉對上所問禽

獸簿甚悉欲以觀其能口對響應無窮者文帝

增補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二

張釋之馮唐列傳 一

茅坤曰張釋之學問作用大略從黃老中來王維楨曰此傳或稱釋之或稱廷尉或稱張釋之或稱張廷尉各有攸當非漫語

按傳言久之者五項之者三茅坤曰以歷官次行事

王鏊曰叙畜夫利口情狀甚悉康海曰史記張釋之傳云吏不當若

鳳文館藏

評點 卷一百一十一 鳳文館藏

是耶漢書薛廣德傳云曉人不當如是耶語意相同皆有味

按久之二字正是節奏處漢書削去非是

按此正言秦漢問事

凌約言曰所謂利口者便佞捷給顛倒是非故放遠之

耳若夫諳曉故事敷奏詳明國之美才也且言及之而

言又何有于從風而靡者釋之此言恐塞入主使能之路不可以訓

徐中行曰書夫非尉也對非其職也問未及書夫對

非其時也昔韓昭侯醉臥寒典冠者尚衣舉罪典衣者并罪典冠者一以

其失職一以其越職也秦使至晉問

隱語文子能以其三對武子痛責之

以三益其宗老大夫知此則書夫從

代之對不幾于典冠者乎不幾于益其尉乎誰得而拜

之不拜書夫甚矣釋之之助於體也

○余有丁曰効不下公門見釋之存大體處

曰吏不當若是邪尉無賴張晏曰才無可待乃詔釋之拜書夫為上林令

釋之久之前曰陛下以絳侯周勃何如人也上曰長者也又復

問東陽侯張相如何如人也上復曰長者釋之曰夫絳侯東陽

侯稱為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數此書夫謀謀利口

捷給哉晉灼曰音喋○索隱曰漢書作喋喋喋喋多言也且秦以任刀筆之吏吏爭以亟疾苛

察相高然其故徒文具耳索隱曰案謂空具其文而無其實無惻隱之實以故不聞

其過陵遲而至於二世天下土崩今陛下以書夫口辯而超遷

之臣恐天下隨風靡靡爭為口辯而無其實且下之化上疾於

景響舉錯不可不審也文帝曰善乃止不拜書夫上就車召釋

之參乘徐行問釋之秦之敝具以質言如淳曰質誠也至宮上拜釋之

為公車令頃之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如淳曰官衛令車司馬門乘輅傳者皆下不如令罰金四兩於是釋之追止太子梁王無得入殿門遂効不

下公門不敬奏之薄太后聞之文帝免冠謝曰教兒子不謹薄

太后乃使使承詔赦太子梁王然後得入文帝由是奇釋之拜

為中大夫頃之至中郎將從行至霸陵居北臨廁李奇曰霸陵北頭廁近霸水帝登其上以遠望也如淳曰居高臨垂邊曰廁也蘇林曰廁邊側也韋昭曰高岸夾水為廁○索隱曰劉氏廁音初吏反包愷音側義亦兩通是時慎夫人從

上指示慎夫人新豐道曰此走邯鄲道也張晏曰慎夫人邯鄲人也如淳曰走音秦趨也○索隱曰案走

也猶向使慎夫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漢書音義曰聲氣倚倚瑟也書曰聲依

瑟聲相倚倚也

意慘悽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為槨正義曰顧師古

北山今宜州石是

用紵絮斲陳蔡漆其間徐廣曰斲一作錯○索隱曰紵音竹呂反絮音息慮反

豈可動哉左右皆曰善釋之前進曰使其中

有可欲者雖錮南山猶有郤張晏曰錮鑄也帝北向故云北山迴顧南向故云南山○索隱曰案大顏云北山青石肌理細密堪

為碑槨至今猶然故秦本紀云作阿房作麗山發北山石槨乃寫是也故帝欲北山之石為槨

取其精室釋之答言但使薄葬冢中無可食雖無石槨有何憂焉若使厚葬冢中有物雖并錮

南山猶為人所發掘也言南山者取其高厚之意張晏殊失其旨也

使其中無可欲者雖無石槨又何戚焉

文帝稱善其後拜釋之為廷尉頃之上行出中涓橋張晏曰在渭橋中路瓚曰中涓

橋兩岸之中○索隱曰張晏臣瓚之說皆非也案今渭橋有三所一所在城西一所在城北一所在東

北咸陽路曰西渭橋一所在東北高陵路曰東渭橋其中渭橋在故城之北也有一人從

增補史記評林

卷一百一十一

張釋之馮唐列傳

二

鳳文館藏

余有丁曰按他日文帝治陵裁令流水蓋有感于是言

可重人可立誅乎啓人主安殺之心者必此言也

茅坤曰古人對君謹慎如此

橋下走出乘輿馬驚於是使騎捕屬之廷尉釋之治問曰縣人來如淳曰長安縣人聞蹕匿橋下久之以為行已過即出見乘輿車騎即走耳廷尉奏當一人犯蹕當罰金如淳曰乙令蹕先至而犯者罰金四兩蹕止行人○索隱曰崔浩云當謂處其罪也文帝怒曰此人親驚吾馬吾馬賴柔

和令他馬固不敗傷我乎而廷尉乃當之罰金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索隱曰小顏云公謂不私也今法如此而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立誅之則已今既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而天下用法皆為輕重民安所錯其手足唯陛下察之良久上曰廷尉當是也其後有人盜高廟坐前玉環捕得文帝怒下廷尉廷尉治釋之案律盜宗廟服御物者為奏當棄市

上大怒曰人之無道乃盜先帝廟器吾屬廷尉者欲致族之而君以法奏之索隱曰案以法者謂依律以斷也非吾所以共承宗廟意也釋之免冠頓首謝曰法如是足也徐廣曰足一作止也且罪等如淳曰俱死罪也盜玉環不若盜長陵土之逆也然以

逆順為差今盜宗廟器而族之有如萬分之一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杯土張晏曰不欲指言故以取土譬也○索隱曰杯音步侯反案禮運云汗尊而杯飲鄭氏云杯手掬之字從手字本或作盃言一勺一杯兩音並通又音普廻反杯者埽之未燒之名也張晏云不欲指言故以取土譬者蓋不欲言盜開長陵及侵塚恐傷迫切先帝故也

文帝與太后言之乃許廷尉當是時中尉條侯周亞夫與梁相山都侯王恬開徐廣曰一作關漢書作啓啓者景帝諱也故或為開見釋之持議平乃結為親友張廷尉由此天下稱之後文帝崩景帝立釋之恐索隱曰景帝為太子時與梁王入朝曾奏劾故恐也稱病欲免去懼大誅至欲見謝則未知何如用王

生計卒見謝景帝不過也王生者善為黃老言處士也嘗召居廷中三公九卿盡會立王生老人曰吾鞮解正義曰上萬越反下闕買反顧謂張廷尉為我結鞮索隱曰結音如字又音計釋之跪而結之既已人或謂王生曰獨奈何廷辱張廷尉使跪結鞮王生曰吾老且賤自度終無益於張廷尉張廷尉方今天下名臣吾故聊辱廷尉使跪結鞮欲以重之諸公聞之賢王生而重張廷尉張廷尉事景帝歲餘

光緒曰一杯土杯字學者讀為杯杓之杯非也杯非盛土之物即古文衰字其字當從土賓王椒云一杯之土未乾六尺之孤何託正用史語邵寶曰書云推賢讓能庶官乃和張釋之在漢庭固所恬開知之推焉讓焉禮也乃結為親友則謂之何黨耶比耶史遷謂由此天下稱之其寓意微矣李應禎曰又生王生點綴此傳惜乎其計不聞按王生今釋之結鞮蓋黃老權剛為柔本旨與地土納履事同

增補史記評林 卷一百二 張釋之馮唐列傳 三 鳳文館藏

李應禎曰未及其子云云似謂景帝且不能念情于其子也

揚慎曰寫文帝謾問與當時感慨中語耿耿如對茅坤曰馮唐無他卓顯處特以其論將帥一段為絕古今遂為立傳王維楨曰太史公凡序入父祖兄弟朋友親戚故舊俱有關係非徒填塞侈漫者詳玩之可見王維楨曰只既聞良說四字便包括許多言語

為淮南王相猶尚以前過也久之釋之卒其子曰張摯字長公官至大夫免以不能取容當世故終身不仕索隱曰謂性公道不能曲屈見容於當世故至免官不仕也

馮唐者其大父趙人父徙代漢興徙安陵唐以孝著為中郎署長應劭曰此云孝子郎也或曰以至孝事文帝文帝輦過索隱曰過音戈謂文帝輦過也帝乘輦過郎署也

問唐曰父老何自為郎索隱曰案崔浩云自從也帝詢唐何從為郎又小顏云年老矣何乃自為郎惟之也家安在唐具以實對文帝曰吾居代時吾尚食監高祛數為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今吾每飯意未嘗不在鉅鹿也張晏曰每食念鉅鹿也

父知之乎唐對曰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為將也上曰何以徐廣曰一云官士將驃案晉灼曰百人為徹行唐曰臣大父在趙時為官卒將亦皆師將也索隱曰案國語闔閭卒百人為徹行

獨不得廉頗李牧時為吾將吾豈憂匈奴哉唐曰王臣索隱曰案樂彥云人為一隊也官師隊大夫也善李牧臣父故為代相善趙將李齊知其為人也上既聞廉頗李牧為人良如淳曰良善也說而搏髀曰嗟乎吾

董份曰良說為句

劉辰翁曰獨無問處乎不惜寫到此正是妙意註遙下恐脫反字

康海曰太史公作唐語如國策

茅坤曰古以來論將者無踰此言按馮唐論將稱大父與父者凡三其不念先訓槩可見矣太史公首叙其以孝著節郎益以此

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上怒起入禁中良久召唐讓曰公柰何眾辱我獨無問處乎唐謝曰鄙人不知忌諱當是之時匈奴新大入朝那索隱曰上音朝遙下音乃何反縣名屬河西安定也殺北地都尉昂正義曰北地郡今寧州也索隱曰案都尉姓孫以胡寇為意乃卒復問唐曰公何以知吾不能用廉頗李牧也唐對曰臣聞上古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闔以內者韋昭曰此郭門之闔也門中概曰闔寡人制之闔以外者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奏之此非虛言也臣大父言李牧為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索隱曰案謂軍中立市中賞賜決於外不從中擾也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乃得盡其智能遣選車千三百乘索隱曰案六韜書云有選車之法十穀騎萬二千索隱曰淳云穀音構百金之士十萬服虔曰良士直百金也或曰直百金言重索隱曰晉灼云百金喻其貴重也注云或者服晉之說也劉氏云其功可賞百金者事見管子及小爾雅

是以北逐單于破東胡滅澹林徐廣曰澹一作澹索隱曰崔浩云

按此言用李牧是以翦註丸上恐脫鳥

陳沂曰其母倡也本不切為趙王用

諷誅牧之自按此言不用李牧是以滅

今本漢書作聚索隱可疑

註正義恐衍按軍市租二句

與上軍市租二句應何奴遠避

五句與上北逐單于五句應士

卒盡家人子等句與上賞賜決

于外七句反說相形見所以不

能用願牧之故陳沂曰語精神即

尚自言不及此王鑿曰切中今日

情弊

東胡丸之先也國在匈奴之東故

西抑疆秦南支韓魏當是之時趙幾霸

索隱曰其後會趙王遷立其母倡也

索隱曰按列女傳云邯鄲之倡也

王遷立其母倡也索隱曰趙幽王母樂家之女也

索隱曰按開是趙王寵臣戰國

令顏聚代之索隱曰聚音似喻反漢書作景

是以兵破士北為秦所禽滅今臣竊聞魏

尚為雲中守漢書曰尚槐里人也

○正義曰雲中郡故城在勝州榆林縣東北三十里

其軍市租盡以饗士卒私養錢

服虔曰私廩假錢○索隱曰按漢市肆租稅之入為五日一椎牛饗賓

客軍吏舍人直追反擊也

是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虜曾一

入尚率車騎擊之所殺甚眾夫士卒盡家人子

索隱曰按謂庶人之家子也起田

中從軍安知尺籍伍符如淳曰漢軍法曰吏卒斬首以尺籍書下縣移郡令人故

簡書故曰尺籍也○索隱曰按尺籍者謂書其斬首之功於一尺之板伍符者命軍人

伍伍相保不容奸詐也故行不行謂故命人行而身不自行奪勞二歲也故與雇同終日

力戰斬首捕虜上功莫府索隱曰按莫訓大也又崔浩云古者出征為將治無

一言不相應索隱曰應音乙陵

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而吏奉法

必用臣愚以為陛下法太明賞太輕罰太重且雲中守魏尚坐

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由此言之陛下

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班固稱楊子曰孝文帝親詣帝尊以信

亞夫之軍易為不能用頗牧彼將有激臣誠愚觸

忌諱死罪死罪文帝說是日令馮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為雲中

守而拜唐為車騎都尉主中尉及郡國車士服虔曰車

立以唐為楚相免武帝立求賢良舉馮唐唐時年九十餘不能

復為官乃以唐子馮遂為郎遂字王孫亦奇士與余善

太史公曰張季之言長者守法不阿意馮公之論將率有味哉

有味哉語曰不知其人視其友二君之所稱誦可著廊廟書曰

不偏不黨王道蕩蕩不黨不偏王道便便徐廣曰張季馮公近之

矣索隱述贊曰張季未偶見識袁盎太子懼法盎夫無狀驚焉

對金盜環悟上馮公白首味哉論將因對李齊收功魏尚

揚維禎曰進言之方有風諫有諷諫有激諫唐言廢牧于文帝其得激諫之效歟

魏尚守雲中坐上功首虜差六級而文帝下之吏此與信邪開護而罪李牧者何

增補史記評林

卷一百一

張釋之馮唐列傳

五

鳳文館

藏

增補史記

卷一百一

張釋之馮唐列傳

五

鳳文館

藏

增補史記

卷一百一

張釋之馮唐列傳

五

鳳文館

藏

增補史記

卷一百一

張釋之馮唐列傳

五

鳳文館

藏

增補史記

卷一百一

張釋之馮唐列傳

五

鳳文館

藏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二

鳳文館藏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二 終

巖谷 同校
石川 同校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三

吳興凌雅隆輯校 崑山歸有光評點
溫陵李光縉增補 桐城方苞增評

萬石君張叔列傳第四十三

萬石君名奮正義曰以父及四子皆一其父趙人也正義曰洛州郡姓石

氏趙氏徙居溫正義曰故溫城在懷州高祖東擊項籍過河內時奮年

十五為小吏侍高祖高祖與語愛其恭敬問曰若何有對曰奮

獨有母不幸失明家貧有姊能鼓琴高祖曰若能從我乎曰願

盡力於是高祖召其姊為美人以奮為中涓正義曰顏師古曰中涓官

以姊為美人故也其官至孝文時積功勞至大中大夫無文學

者皆推奮奮為太子太傅及孝景即位以為九卿迫近憚之張

按漢書改迫作遠無意味矣

遠無意味矣

按漢書改迫作

遠無意味矣

遠無意味矣

按石奮石建石慶衛館直不疑周仁張歐行事雖不同要不失為長者故同傳李廷機曰傳中凡言恭敬醇謹孝等字皆一篇領袖

凌約言曰一篇以恭謹貫

按漢書改迫作遠無意味矣

增補史記評林

卷一百三

萬石君張叔列傳

鳳文館藏

評點史記評林 卷一百三 萬石君張叔列傳 二 鳳文館藏

茅坤曰看這幾不字必字轉換描寫恭謹處極工

王九思曰皇太后好黃老言故其用人每抑文尚質如此

千石於是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寵乃集其門以下只提萬石號奮為萬石君孝景帝季年萬石君以上大夫祿歸老于家以

歲時為朝臣過宮門闕萬石君必下車趨見路馬必式焉子孫為小吏來歸謁萬石君必朝服見之不名子孫有過失不譙讓

為便坐對案不食索隱曰譙音才笑反譙讓責讓也為音于為反便音婢綿反蓋謂為之不處正室別坐他處故曰便坐坐音如座便坐非正坐處也故王者所居有便殿便房義亦然也又音婢見反亦通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固謝罪改之

乃許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居必冠索隱曰燕謂閒燕之時燕安也申申如也僮僕訢訢如也晉灼曰訢許慎曰古欣字韋昭曰聲和貌唯謹上時賜食於家必稽首俯伏而

食之如在上前其執喪哀戚甚悼子孫遵教亦如之萬石君家以孝謹聞乎郡國雖齊魯諸儒質行皆自以為不及也建元二

年郎中令王臧正義曰百官表云郎中令秦官掌宮殿掖門戶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光祿勳也以文學獲罪皇太后以為儒者文多質少今萬石君家不言而躬行乃以長子建為

郎中令少子慶為內史正義曰百官表云內史周官秦因之掌治京師景帝分置左內史武帝太初元年更名京兆尹左內史名左馮翊也

建老白首萬石君尚無恙建為郎中令每五日洗沐歸謁親入子舍文穎曰郎五日一下○正義曰孔文祥云建為郎中令即光祿勳九卿之職也直五日一下也按五日一下直洗沐○索隱曰案劉氏謂小房內非正堂也小顏以為諸子之舍若今諸房也竊問侍者取親中裙廁踰身自浣滌徐廣曰踰築垣短板也音住廁滌也一讀踰為實實音豆言建又自洗湯廁實為除穢惡之穴也呂靜曰械箭器也音威豆嗣案蘇林曰踰音投實達解周官械虎子也箭行清也孟康曰廁行清箭行中受糞者也東南人謂鑿木空中如曹謂之踰晉灼曰今世謂反閉小衫袖為疾箭廁此最廁近身之衣也○索隱曰案親謂父也中裙近身衣也徐廣曰踰短板以築廁墻未知其義何從恐非也

復與侍者不敢令萬石君知以為常建為郎中令事有可言屏人恣言極切至廷見如不能言者是以上乃親尊禮之萬石君

徙居陵里徐廣曰陵一作鄰○索隱曰小顏云陵里名在茂陵非長安之戚里也○正義曰茂陵邑中里也茂陵故城漢茂陵縣也在雍州始平縣東北二十里內史慶醉歸入外門不下車萬石君聞之不食慶恐肉袒請罪

不許舉宗及兄建肉袒萬石君讓曰內史貴人入閭里里中長老皆走匿而內史坐車中自如固當乃謝罷慶慶及諸子弟入

里門趨至家萬石君以元朔五年中卒長子郎中令建哭泣哀思扶杖乃能行歲餘建亦死諸子孫咸孝然建最甚甚於萬石

按以上家行至此纔入朝廷事

王九思曰按長安中自有里名陵耳非茂陵里也按此一節是鄉行按此與前子孫有過失一段相應按固當甚言不當也按此與前其執喪哀戚二句相

增補史記評林 卷一百三 萬石君張叔列傳 二 鳳文館藏

董份曰甚于萬石君見萬石君已孝而尤篤也
凌約言曰三言建為郎中令喚醒精神
吳國倫曰史稱萬石君家不言而躬行未嘗不掩卷嘆之夫建且無論慶漢丞相也丞相佐有天下所當羽翼凡幾所當表正凡幾而時帝以神仙土木虛耗天下慶胡不有所表正以稱操行而時帝以厚斂峻法剋剝天下慶胡不有所表正以稱操行而時帝欲云云勤封禪治明堂儀以興禮樂慶胡不有所羽翼折衷百家闡發千古以稱操行故史

君建為郎中令書奏事事下建讀之曰誤書馬字與尾當五今乃四不足一服虔曰作馬字下曲而五建時上事書誤作四○正義曰顏師古云馬字下曲者尾并四點為四足凡五上譴死矣甚惶恐其為謹慎雖他皆如是萬石君少子慶為太僕御出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曰六馬慶於諸子中最高為簡易矣正義曰漢書慶為大僕御出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曰六馬慶於諸子中最高為簡易然猶如此為齊相舉齊國皆慕其家行不言而齊國大治為立石相祠元狩元年前立太子選群臣可為傅者慶自沛守為太子太傅七歲遷為御史大夫元鼎五年秋丞相有罪罷趙周坐酎金免○索隱曰案漢書而知也制詔御史萬石君先帝尊之子孫孝其以御史大夫慶為丞相封為牧丘侯是時漢方南誅兩越東擊朝鮮北逐匈奴西伐大宛中國多事天子巡狩海內修上古神祠封禪興禮樂公家用少桑弘羊等致利王溫舒之屬峻法兒寬等推文學至九卿更進用事事不關決於丞相丞相醇謹而已在位九歲無能有所匡言嘗欲請

治上近臣所忠九卿減宣罪服虔曰音減損之減不能服反受其過贖罪元封四年中關東流民二百萬口無名數者四十萬索隱曰案小顏云無名數者今公卿議欲請徙流民於邊以適之上以為丞相老謹不能與其議乃賜丞相告歸而案御史大夫以下議為請者丞相慙不任職乃上書曰慶幸得待罪丞相罷駑無以輔治城郭倉庫空虛民多流亡罪當伏斧質上不忍致法願歸丞相侯印乞骸骨歸避賢者路天子曰倉廩既空民貧流亡而君欲請徙之搖蕩不安動危之而辭位君欲安歸難乎索隱曰難音乃彈反言欲歸於何人以書讓慶慶甚慙遂復視事慶文深審謹然無他大略為百姓言後三歲餘太初二年中丞相慶卒諡為恬侯慶中子德慶愛用之上以德為嗣代侯後為太常坐法當死贖免為庶人慶方為丞相諸子孫為吏更至二千石者十三人及慶死後稍以罪去孝謹益衰矣

頌其朝服見小吏吾則謂其近守親史頌其居官為父完條吾則謂其近子矯史頌其誤點畫罪至死吾則謂其近子環史頌其數馬車前號稱簡易吾則謂其近子諛史頌其家人醇謹世稱為石吾則謂其拘攣醜聞然鄉處之行而里長超一世軼于古哉余悲世人不察猥以躬行如助節動稱萬石為之論著如此黃震曰萬石君家謹厚而已而父子皆致二千石已過矣慶備位丞相于孝武之世何哉秦觀曰武帝于大臣如公孫賀東方

增補史記評林 卷一百三 萬石君張叔列傳 三 鳳文館藏

朔枚臯司馬相如
嚴助主父偃之徒
莫非左右親幸者
而多以罪誅慶為
相已非其分而又
以全終豈其才智
之足以自免哉蓋
武帝初立田蚡為
相權移入主田蚡
既死上懲其重痛
法以繩故用之而
克終者惟鄙人而
後可也慶為相時
九卿更用事不關
決于慶慶醇謹而
已此其所以見容
于武帝也
按末句太史公
始終一傳深意
黃震曰衛綰天資
偶爾謹厚而景帝
相之且謂其可輔
幼主夫帝謂亞夫
非少主臣宜綰之
見取歟
按衛綰一傳總

建陵侯衛綰者正義曰括地志云漢建陵
大陵縣城在并州文水縣北十三里按代王
耳時都中郡大陵屬焉故言代大陵人也綰以戲車為郎應劭曰能左右超乘也
如淳曰機機轉之類索隱曰案今亦有弄車之戲是也機音
事文帝功次遷為中郎將醇謹無他
孝景為太子時召上左右飯而綰稱病不行伏後君不來
張晏曰恐文帝謂豫
有二心以事太子文
帝且崩時屬孝景曰綰長者善遇之及文帝崩景帝立歲餘不
譙呵綰索隱曰譙呵音誰何猶借訪也二日
譙呵責讓也不譙呵言不嗔責綰也綰日以謹力景帝幸上林詔
中郎將參乘還而問曰君知所以得參乘乎綰曰臣從車士幸
得以功次遷為中郎將不自知也上問曰吾為太子時召君君
不肯來何也對曰死罪實病上賜之劍綰曰先帝賜臣劍凡六
劍不敢奉詔上曰劍人之所施易獨至今乎如淳曰施讀曰移言劍者
人之所好故多數移易買
換之也索隱曰綰曰具在上使取六劍劍尚盛未嘗服也郎官有
詭常蒙其罪不與他將爭有功常讓也將上以為廉忠實無他
腸索隱曰案小顏云心
腸之內無他惡也乃拜綰為河間王太傅吳楚反詔綰為將將

只醇謹無他四
字盡之
按師古云盛音
成謂在刑室之
中也蒙覆蔽也

河間兵擊吳楚有功拜為中尉三歲以軍功孝景前六年中封
綰為建陵侯其明年上廢太子誅栗卿之屬蘇林曰栗太子舅也如淳
曰栗氏親屬也卿其名也而使郅都治捕栗氏既已上立膠東王為太子召綰拜為太子
太傅久之遷為御史大夫五歲代桃侯舍為丞相正義曰故桃城在
渭州昨城縣東三
十里劉舍
所封也朝奏事如職所奏索隱曰以言但守職分
而已不別有所奏議也然自初官以至丞相
終無可言天子以為敦厚可相少主尊寵之賞賜甚多為丞相
三歲景帝崩武帝立建元年中丞相以景帝疾時諸官囚多坐
不辜者而君不任職免之其後綰卒子信代坐酎金失侯
塞侯直不疑者南陽人也正義曰上音先代及古塞國今陝州桃林縣以西至潼
關皆桃林塞地也索隱曰案塞國名今桃林之塞也
直姓也不疑名也為郎事文帝其同舍有告歸設持同舍郎金去已
而金主覺妄意不疑索隱曰謂妄疑
其盜取將也不疑謝有之買金償而告歸者
來而歸金而前郎囚金者大慙以此稱為長者文帝稱舉稍遷

楊慎曰漢丞相衛
綰奏郡國所舉賢
良或治申商韓非
蘇張之說亂國政
請皆罷武帝可之
綰之相業他無聞
焉而此一節加于
蕭曹一等矣史稱
漢帝之美罷黜百
家綰之功可少哉

柯維騏曰蘇東坡
謂太史公微巧之
論後世莫曉乃為
行其說曰夫以德
報怨行之美者孔

增補史記評林

卷一百三
萬石君張叔列傳 四
鳳文館藏

子不與以其不情也直不疑買金償不辨盜嫂亦士之高行矣然非人情其所以蒙垢受誣非不求名也求名之至者也凌約言曰不疑買金償不固不失為厚德然幸而見獲吾誣遂明苟或不獲安可置而不辨哉事惟其實而已按不疑償金與不辨盜嫂俱老子指歸

至太中大夫。徐廣曰漢書云稱為長者稍遷至太中大夫無文帝稱舉四字也。朝廷見人或毀曰不疑狀貌甚美然獨無奈何其善盜嫂何也。索隱曰案小顏云盜謂私之。不疑聞曰我乃無兄然終不自明也。吳楚反時不疑以二千石將兵擊之景帝後元年拜為御史大夫。天子修吳楚時功乃封不疑為塞侯。武帝建元年中與丞相綰俱以過免不疑學老子言其所臨為官如故唯恐人知其為吏跡也不好立名稱稱為長者不疑卒子相如代孫望坐耐金失侯。索隱曰漢書作彭祖坐耐金國除。郎中令周文者名仁其先故任城人也。正義曰任城兗州縣也。以醫見景帝為太子時拜為舍人積功稍遷孝文帝時至太中大夫景帝初即位拜仁為郎中令仁為人陰重不泄常衣敝補衣溺袴。服虔曰質重不泄人之陰謀也張晏曰陰重不泄下溼故溺袴是以得比宦者得入後宮仁有子孫先未得此病時所生章昭曰陰重如今帶下病泄利○索隱曰案其解二亦各有異小顏云陰密也為性密重不泄人言也霍去病少言不泄亦其類也其人又常衣敝補衣及溺袴故為不潔清之服是以得幸入臥內也二者未知誰得其實期為不潔清。服虔曰謂心中常期不潔之服則期是故之意也小顏亦同○正義曰清清淨期猶常也言為不潔淨下濕故得入臥內後宮比宦者以是得幸景帝入

增補史記評林 卷一百三 萬石君張叔列傳 五 鳳文館 戲

噴談長者唯恐不及萬石君父子建陵張叔周仁之徒大率以敦厚為聲非人情不可用子長作史以與直塞侯同傳有以也夫光緒曰陰重不泄當從索隱註為是與終無所言呼應

臥內於後宮祕戲。索隱曰謂後宮中戲劇宜可祕也。仁常在旁至景帝崩仁尚為郎中令終無所言上時問人。正義曰顏師古云問以他人之善惡也。仁曰上自察之然亦無所毀以此景帝再自幸其家家徙陽陵上所賜甚多然常讓不敢受也諸侯群臣賂遺終無所受武帝立以為先帝臣重之仁乃病免以二千石祿歸老子孫咸至大官矣。御史大夫張叔者名歐。史記音隱曰歐於友反○索隱曰歐音烏後反漢書作歐孟康音驅也。安丘侯說之庶子也。徐廣曰張說起於方與縣從高祖以入漢也○索隱曰說音悅孝文時以治刑名言。韋昭曰有刑名之書欲令名實相副也○索隱曰案劉向別錄云申子學號曰刑名者循名以責實其尊君卑臣崇上抑下合於六經也說者云刑名家即太史公所說六家之二也事太子然歐雖治刑名家。正義曰刑名家名家也在太史公自有傳言治刑法及名實也其人長者景帝時尊重常為九卿至武帝元朔四年韓安國免詔拜歐為御史大夫自歐為吏未嘗言案人專以誠長者處官官屬以為長者亦不敢大欺上具獄事有可卻卻之不可者不得已為涕泣面對而封之其愛人如此老病篤請免於是天子亦策罷以上大夫祿歸

增補史記評林 卷一百三 萬石君張叔列傳 五 鳳文館 戲

按張叔淨泣封獄知其性本仁

恕所以難治刑名而不入也篇

中稱長者凡三太史公之文短

簡而多曲折者殆此類歟

增宛委餘篇云史稱張歐未嘗按入

晁錯之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奔市

廷尉歐與丞相青翟中尉嘉泰也于

定國民自不以爲冤而趙蓋韓楊之

死皆其成獄也董份曰卻者尋其

隙而釋之也余有丁曰按不疑

償同舍金不辨盜嫂亦微巧事仁衣敝補期不潔清亦處語事然又不逮不疑遠甚

微巧非是(增)黃洪憲曰當文景時萬石建陵張叔並以長者著名雖其行去古聖賢尚遠而質訥悃悃有足多

者太史公以不疑周文與數君子同傳意若有取然其斷之曰塞侯微巧周

文處調所由得無與數君子異乎夫其致且出數君子下何論篤行君子哉

老于家。家於陽陵。子孫咸至大官矣。

太史公曰。仲尼有言曰。君子欲訥於言。

行其萬石建陵張叔之謂邪。是以其教不肅而成不嚴而治塞

侯微巧。正義曰。不疑學老子所歸官恐人知其為

千石將。景帝封之微巧也。周文處謂者謂為郎中令陰重得幸出入臥內也。故班固曰。石建之

行君子矣。索隱述贊曰。萬石孝謹自家形國。郎中數馬內史。匍匐無

他陽塞有陰德刑名張歐垂淨恤獄敏行訥言俱詞芳躅

黃震曰。石慶衛綰皆所謂忠信之人。特未學耳。以之為三老。助教化。厲薄俗。可也。幸

相非其任矣。直不疑之償金。周仁之溺袴。類不近于人情。而仁以密見。狎出入宮禁

殆閭官之靡。又非不疑比也。若張歐雖刑名學。而有仁心。其庶乎

按索隱註以為將受封為

文處調所由得無與數君子異乎夫其致且出數君子下何論篤行君子哉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三 終

巖谷 修 岡 千 切 同 校 石川 鴻 齋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四

田叔列傳第四十四

田叔者。趙陘城人也。索隱曰。案下文字少卿。陘音刑。縣名屬中山。其先齊田氏苗裔也。叔喜

劍學。黃老術於樂巨公所。索隱曰。水燕人。樂毅之後。○正義曰。樂姓巨公名。叔為人刻廉自喜。

喜游諸公。正義曰。喜音許。記反。諸公謂丈人行也。趙人舉之。趙相趙午。午言之。趙王張

敖所。趙王以為郎中數歲。切直廉平。趙王賢之。未及遷。會陳豨

反代。徐廣曰。七年韓王信反。高帝征之。十年代相陳豨反。漢七年。高祖往誅之。過趙。趙王張敖自

持案進食。禮恭甚。高祖箕踞罵之。是時趙相趙午等數十人皆

怒。謂張王曰。王事上禮備矣。今遇王如是。臣等請為亂。趙王齧

指出血曰。先人失國。微陛下。臣等當蟲出。索隱曰。案謂死而虫出也。左傳。齊桓死。未葬。虫出流於戶外。是也。

公等奈何。言若是。毋復出口矣。於是貫高等曰。王長者不倍德。

卒私相與謀弒上。會事發覺。徐廣曰。九年十二月捕貫高等也。漢下詔捕趙王及群

臣反者。於是趙午等皆自殺。唯貫高就繫。是時漢下詔書。趙有

余有丁曰。按此是七年高帝征信曰豨反史誤

吳興凌雅隆輯校 崑山歸有光評點 溫陵李光縉增補 桐城方苞增評

茅坤曰貫高不自立傳附張耳傳以見而田叔顧得立傳而孟舒亦附之以見

王韋曰連用七長者文氣宛轉處黃震曰田叔以死事趙王教既仕漢薦孟舒案梁王燒其籍使景帝母子相安相魯能格其君之非叔蓋堅忍有用之才非如萬石君徒曰長者而已凌約言曰按孟舒為雲中守士臨城死敵此誠長者而田叔乃以隨張王首稱之即亦自賢

敢隨王者鼻三族唯孟舒田叔等十餘人赭衣自髡鉗稱王家奴隨趙王敖至長安貫高事明白趙王敖得出廢為宣平侯乃進言田叔等十餘人上盡召見與語漢廷臣母能出其右者上說盡拜為郡守諸侯相叔為漢中守十餘年會高后崩諸呂作亂大臣誅之立孝文帝孝文帝既立召田叔問之曰公知天下長者乎對曰臣何足以知之上曰公長者也宜知之叔頓首曰故雲中守孟舒長者也是時孟舒坐虜大入塞盜劫雲中尤甚免上曰先帝置孟舒雲中十餘年矣虜曾一入孟舒不能堅守母故士卒戰死者數百人長者固殺人乎公何以言孟舒為長者也叔叩頭對曰是乃孟舒所以為長者也夫貫高等謀反上下明詔趙有敢隨張王罪三族然孟舒自髡鉗隨張王敖之所

耳恐非長者之言也

按孟舒魏尚皆以文帝時為雲中守皆坐匈奴入寇獲罪皆得士死力皆用他人言復故官事切相類疑其只一事云

按田叔案梁獄事及暴坐待魯王出獄一節並黃老之言

邵寶曰田叔之感魯王善矣當是時使王聞之自若也叔則奈何曰諫諫不聽去叔蓋能之

禮射義圃下有蓋字堵下有牆字

臨城死敵如子為父弟為兄以故死者數百人孟舒豈故驅戰之哉是乃孟舒所以為長者也於是上曰賢哉孟舒復召孟舒以為雲中守後數歲叔坐法失官梁孝王使人殺故吳相袁盎景帝召田叔案梁具得其事還報景帝曰梁有之乎叔對曰死罪有之上曰其事安在田叔曰上母以梁事為也上曰何也曰今梁王不伏誅是漢法不行也如其伏法而太后食不甘味卧不安席此憂在陛下也景帝大賢之以為魯相魯相初到民自言相訟王取其財物百餘人田叔取其渠率二十人各笞五十餘各搏二十索隱曰搏音博怒之曰王非若主邪何自敢言若主魯王聞之大慙發中府錢使相償之正義曰王之財物所藏也相曰王自奪之使相償之是王為惡而相為善也相母與償之於是王乃盡償之魯王好獵正義曰魯共王景帝子都相常從入苑中正義曰拾地志云嬰相圃在兗州曲阜王輒休相就館舍相出常暴坐索隱曰上音步下反待王苑外王數

○屠隆曰不受百金之祠無愧乃父可謂田叔有子族死不足以累之也

註漢書以下重出可刪
凌約言曰田仁坐縱太子母乃亦欲全入骨肉之間而不可得耶
董份曰既云下吏誅死又云發兵恐有誤
趙恒曰居是國

必聞其政田叔居趙則政聞於魯居魯則政聞於趙居在魯則相也義忠於所事而能救其過以成其主之賢名尤可為事主者法也仁以太子事誅死子長不掩其相善之實而與其父并論之則非其罪可知而寬亦稍伸矣所以謂良史也聞字作名聞之聞與論語解異

按衆人舉任安以為親民之吏○詹惟修曰衛將軍懲魏其武安故

增補史記平本

卷一百四

田叔列傳

三

鳳文

官職

使人請相休終不休曰我王暴露苑中我獨何為就舍魯王以

故不大出游數年叔以官卒魯以百金祠少子仁不受也曰不

以百金傷先人名仁以壯健為衛將軍舍人張晏曰衛青也數從擊匈

奴衛將軍進言仁仁為郎中數歲為二千石丞相長史失官其

後使刺舉三河正義曰百官表云監御史秦官掌監郡漢省丞相遣御史分刺州不常置也案三河河南河東河內也上東巡仁

奏事有辭上說拜為京輔都尉正義曰百官表云右扶風左馬翊京兆尹是為三輔元鼎四年置三輔都尉服虔云皆治長安

城中月餘上遷拜為司直正義曰百官表云武帝元狩五年初置也數歲坐太

子事正義曰謂戾太子時左丞相自將兵徐廣曰劉屈氂時為丞相也令司直田仁主閉守

城門漢書百官表曰武帝元狩五年初置司直秩比二千石掌佐丞相舉不法坐縱太子下吏誅死仁發兵長

陵令車千秋上變仁仁族死陘城今在中山國徐廣曰陘城縣名也

大史公曰孔子稱曰居是國必聞其政田叔之謂乎義不忌賢

明主之美以救過仁與余善余故并論之

索隱述贊曰田叔長者重義輕生張王既雪漢中是榮孟舒見廢抗說相明案梁以禮相魯得情子仁坐事刺舉有聲

褚先生曰臣為郎時聞之曰田仁故與任安相善任安榮陽

人也少孤貧因為人將車之長安索隱曰將車猶御車也留求事為小吏

未有因緣也因占著名數家於武功索隱曰言寸日而自占著名數隸於武功猶今附籍然也占音

之豔反武功扶風西界小邑也谷口蜀剗道近山正義曰括地志云漢武功縣在渭水

南今熱屋縣西界也駱谷間在雍州縣熱屋縣西南

易高也索隱曰易音以鼓反言邑小無豪易得高名也安留代人為求盜亭父郭璞曰亭卒也

邑中人民俱出獵任安常為人分麋鹿雉兔部署老小當壯

劇易處眾人皆喜曰無傷也任少卿正義曰少卿安字分別平有智略

明日復合會會者數百人任少卿曰某子甲何為不來乎諸

人皆怪其見之疾也其後除為三老正義曰百官表云十亭一鄉

舉為親民出為二百石長正義曰百官表云萬戶以上為令秩千石至六百

治民坐上行出游其帳不辨斥免乃為衛將軍舍人與田仁

同列威名而又同禍以豈皆才而不學耶

評點 史言言林 卷一百四 鳳文館藏

不與招士即任安
田仁在門下不知
也亦宜平陽主目
衛青為家奴二子
不羞居門下而羞
與騎奴同席實貴
之移入豈獨衛將
軍與平陽主哉

按而之古字通用

許相卿曰趙相刀
筆吏耳然能知此

會俱為舍人居門下同心相愛此二人家貧無錢用以事將
軍家監家監使養惡齧馬兩人同牀卧仁竊言曰不知人哉
家監也任安曰將軍尚不知人何乃家監也衛將軍從此兩
人過平陽主正義曰衛青也主家令兩人與騎奴同席而食此二子拔
刀列斷席別坐主家皆怪而惡之莫敢呵其後有詔募擇衛
將軍舍人以為郎將軍取舍人中富給者令具鞍馬絳衣玉
貝劍欲入奏之會賢大夫少府趙禹來過衛將軍將軍呼所
舉舍人以示趙禹趙禹以次問之十餘人無一人習事有智
略者趙禹曰吾聞之將門之下必有將類傳曰不知其君視
其所使不知其子視其所友今有詔舉將軍舍人者欲以觀
將軍而能得賢者文武之士也今徒取富人子之上之又無智
略如木偶人衣之綺繡耳將奈之何於是趙禹悉召衛將軍
舍人百餘人以次問之得田仁任安曰獨此兩人可耳餘無

兩人賢于衛將軍
遠矣此褚先生所
以稱之也

○詹惟修曰二人
氣格宛在目中

黃震曰按褚先生
附載田仁任安事
衛將軍不見知而
趙禹遴選于一臨
問之頃兩人皆立
名天下夫衛青后
戚家徒以衣裝取
士而以將百萬眾
何哉

可用者衛將軍見此兩人貧意不平趙禹去謂兩人曰各自
具鞍馬新絳衣兩人對曰家貧無用具也將軍怒曰今兩君
家自為貧何為出此言鞅鞅如有移德於我者何也徐廣曰移猶施
將軍不得已上籍以聞有詔召見衛將軍舍人此二人前見
詔問能略相推第也田仁對曰提桴鼓立軍門使士大夫樂
死戰鬪仁不及任安任安對曰夫決嫌疑定是非辯治官使
百姓無怨心安不及仁也武帝大笑曰善使任安護北軍使
田仁護邊田穀於河上此兩人立名天下其後用任安為益
州刺史正義曰地理志云武帝改曰梁州百官表云元封五年初置部刺史堂奉詔條察州秩六百石員十三按若今採訪按察六條也以田仁
為丞相長史正義曰百官表云丞相有兩長史秩千石田仁上書言天下郡太守多為
姦利三河尤甚臣請先刺舉三河三河太守皆內倚中貴人
與三公有親屬無所畏憚宜先正三河以警天下姦吏是時
河南河內太守皆御史大夫杜父兄弟子弟也杜杜周也河東太守

增補史記平本 卷一百四 田叔列傳 四 鳳文館藏

評點史記評林卷一百四

石丞相子孫也。正義曰：謂石慶。是時石氏九人為二千石。方盛貴。田

仁數上書言之。杜大夫及石氏使人謝。謂田少卿曰：吾非敢

有語言也。願少卿無相誣汙也。仁已刺三河。三河太守皆下

吏誅死。仁還奏事。武帝說以仁為能。不畏彊禦。拜仁為丞相。

司直威振天下。其後逢太子有兵事。丞相自將兵。使司直主

城門。司直以為太子骨肉之親。父子之間。不甚欲近。去之。諸

陵過。是時武帝在甘泉。使御史大夫暴君徐廣曰：暴勝之為御史大夫。下責

丞相。何為縱太子。丞相對言。使司直部守城門。而開太子。上

書以聞。請捕繫司直。司直下吏誅死。是時任安為北軍使者。

護軍。太子立車北軍南門外。召任安與節。令發兵。安拜受節。

入。閉門不出。武帝聞之。以為任安為佯邪。徐廣曰：佯或作詳也。○索隱曰：詳音羊邪。戈奢反。佯

謂詐受節不發兵。不傳事何也。索隱曰：傳音附。謂不附會也。任安答辱北軍錢官

小吏。小吏上書言之。以為受太子節。言幸與我。其鮮好者。索隱

余有丁曰：按此際二人亦難處。

曰：鮮音仙。謂太子請其鮮好之兵甲也。

書上聞。武帝曰：是老吏也。見兵事起。欲坐觀

成敗。見勝者。欲合從之。有兩心。安有當死之罪。甚衆。吾常活

之。今懷詐。有不忠之心。下安吏。誅死。

夫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地之常也。知進而不知退。久乘富

貴。禍積為崇。故范蠡之去。越辭不受官位。名傳後世。萬歲不

忘。豈可及哉。後進者慎戒之。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四 終

增補史記評林 卷一百四 田叔列傳

巖谷修 岡千仞 同校 石川鴻齋

鳳文館藏

詩集 卷一百五 扁鵲倉公列傳 增補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五

扁鵲倉公列傳第四十五

吳興凌稚隆輯校 崑山歸有光評點 溫陵李光縉增補 桐城方苞增評

索隱曰王劭云醫方宜與日者龜策相接不合列於此後人誤之也○正義曰此傳是醫方合與龜策日者相次以淳于意孝文帝時醫奉詔問之又為齊太倉令故太史公以次述之扁鵲乃春秋時良醫不可別序故引為傳首太倉公次之也

扁鵲者 正義曰黃帝八十一難序云秦越人與軒轅時扁鵲相類乃號之為扁鵲又家於盧國因命之曰盧醫也 **勃海郡鄭人也** 徐廣曰鄭當為鄭鄭縣名今屬河間○索隱曰案勃海無鄭縣徐說是也 **姓秦氏名越人** 少時為人舍長○索隱曰劉氏曰守客

謹遇之長桑君亦知扁鵲非常人也 出入十餘年乃呼扁鵲私 **坐間與語曰** 正義曰間音閑 **我有禁方** 年老欲傳與公公母泄扁鵲曰

敬諾乃出其懷中藥予扁鵲飲是以上池之水三十日當知物 矣○索隱曰案舊說云上池水謂水未至地盡承取露及竹木上水取之以和藥服之三十日當見鬼物也 **乃悉取其禁方書盡與**

扁鵲忽然不見殆非人也 扁鵲以其言飲藥三十日視見垣一方人 索隱曰方猶邊也言能隔墻見彼邊之人則眼通神也 **以此視病盡見五藏癥結** 正義曰五藏謂心肺脾肝腎也

王維慎曰殆非人言乃神人也以故

王章曰扁鵲傳事與文皆精奇

扁鵲冠子云魏文侯謂扁鵲曰子兄醫對曰長兄於病視神未有形而除之故名不出於家中兄治病其在毫毛故名不出於閭若扁鵲者鑿血脈投毒藥副肌膚聞而名出聞於諸侯

增補 史記評林 卷一百五 扁鵲倉公列傳 鳳文館藏

傳方如此云

六府謂大腸小腸胃膽膀胱三焦也王叔和脈經云左手脈橫微在左右手脈橫微在右脈頭大者在上頭小者在下兩手脈結上部者濡結中部者緩結三里者豆起陽邪來見淨洪陰邪來見沉細水特以診脈為名耳索隱曰診鄒氏音丈忍反劉氏音陳忍反司馬彪云診占也為醫或在

齊正義曰號盧賢今濟州盧縣或在趙在趙者名扁鵲當晉昭公時索隱曰案左氏傳昭公之時非當昭公之世且趙系家敘此事亦在定公之初諸大夫彊而公族弱趙簡子為大夫專國

事簡子疾五日不知人索隱曰案韓子云十日不知人所記異也大夫皆懼於是召扁鵲

扁鵲入視病出董安于問扁鵲扁鵲曰血脈治也正義曰下云色廢脈亂故形靜如死

而何怪昔秦穆公嘗如此七日而寤寤之日告公孫支與子

與索隱曰案二子皆秦大夫公孫支子桑也子與未詳曰我之帝所甚樂吾所以久者適有所學

也索隱曰適音釋言我適來有所受教命故云學也帝告我晉國且大亂五世不安其後將霸

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令而國男女無別公孫支書而藏之秦

策於是出夫獻公之亂文公之霸而襄公敗秦師於殽而歸縱

淫此子之所聞今主君之病與之同不出三日必間間必有言

也居二日半簡子寤語諸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於

按此傳歷敘簡子以血脈治而生太子以尸解而生桓侯以在骨髓而死未復泛論六不治總見病之治否其根本在人而不當責之醫也董份曰治即治亂之治也五日不知人疑其必死故扁鵲以為血脈治而不死也按簡子夢遊帝所未寤而扁鵲能預知史記載於世家而古史存其載扁鵲者此妄誕無理古史姑以備伎術

之異耳

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心有一熊欲援我

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有羆來我又射之中羆羆死帝甚喜賜

我一笥皆有副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壯

也以賜之帝告我晉國且世衰七世而亡正義曰晉定公出公哀公幽公烈公孝公靜公為七世靜公二年為三晉所滅據此及趙世家簡子疾在定公之十一年也羆姓將大敗周人於范魁之西索隱曰范魁地名未詳○正義曰羆氏本姓也周人謂為衛也晉公之後趙成疾三年伐衛取鄆邑七十三是也賈逵云月阜曰魁也而亦不能有也董安于受

言書而藏之以扁鵲言告簡子簡子賜扁鵲田四萬畝其後扁

鵲過虢正義曰陝州城古虢國又陝州河北縣東北下陽故城古虢即晉獻公滅者又洛州汜水縣古東虢國而未知扁鵲過何者蓋虢至此並滅也虢太子死索隱曰案傳云云虢是晉獻所滅光此百二十餘年此時焉得有虢則此云虢太子非也然案虢後改稱郭春秋有郭公蓋郭之太子也扁鵲至虢

宮門下問中庶子喜方者正義曰喜音許既反喜好也愛也方方伎之人也○則此云虢太子非也然案虢後改稱郭春秋有郭公蓋郭之太子也扁鵲至虢

曰太子何病國中治禳過於衆事中庶子曰太子病血氣不時

交錯而不得泄暴發於外則為中害精神不能止邪氣邪氣畜

積而不得泄是以陽緩而陰急故暴蹙而死索隱曰蹙音厥○正義曰釋名云蹙氣從下蹙起上

趙世家註無氏本二字謂下無為字伐字作取字備下無取字鄭邑作都鄭月草作川鼻不知孰是

行外及心脅也。扁鵲曰：其死何如時？曰：鷄鳴至今。曰：收乎？曰：未也。收謂棺斂其

死未能半日也。言臣齊勃海秦越人也。家在於鄭。未嘗得望精

光。待謁於前也。聞太子不幸而死。臣能生之中庶子曰：先生得

無誕之乎？何以言太子可生也？臣聞上古之時，醫有俞跗。索隱曰：音史附

下又音跌。○正義曰：史附二音。應劭云：黃帝時將也。治病不以湯液醴灑。正義曰：上音禮。下音解。及鑿石橋引案

一撥見病之應，因五藏之輸。索隱曰：音束。注反。○正義曰：八十一難云：肺之原

之原出於太白，腎之原出於太谿，少陰之原出於兌骨，膽之原出於丘虛，胃之原出於衝陽，三

焦之原出於陽池，膀胱之原出於京骨，大腸之原出於合谷，小腸之原出於腕骨，十二經皆以

輸為原也。按此五藏六府之輸也。乃割皮解肌，訣脈結筋，搗髓腦，揲荒。徐廣曰：揲音古。○

反揲荒也。瓜幕。正義曰：以瓜反。下胡管反。漱滌五藏，練精易形。

先生之方能若是，則太子可生也。不能若是而欲生之，曾不可

以告。咳嬰之兒終曰：扁鵲仰天歎曰：夫子之為方也，若以管窺

天，以郄視文，越人之為方也，不待切脈。正義曰：黃帝素問云：待切脈而知病寸口六脈二陰三陽皆隨春秋

今本素問無此語，而見難經頗有異同。董份曰：惟能論得其陰陽故身不出千里，而千里之來決者其衆不可曲止也。

冬夏觀其脈之變也，則知病之逆順也。楊玄操云：切按也。望色。正義曰：素問云：面色青脈當微，面色赤脈當浮而短，面色黑脈當沉濡而滑也。聽聲。正義曰：素問云：欲得溫而不欲見入者，藏家病欲得寒而欲見入者，府家病也。

言病之所在，聞病之陽，論得其陰，聞病之陰，論得其陽。正義曰：八十一難云：陰病行陽，陽病行陰，故今募在陰，俞在陽。楊玄操曰：腹為陰，五藏募皆在腹，故云募皆在陰，背為陽，五藏俞皆在背，故云俞皆在陽。內藏有病則出行於陽，陽俞在背也。外體有病則入行於陰，陰募在腹也。鍼法云：從陽引陰，從陰引陽也。病應見於大表，不出千里，決者至衆，不可曲止也。索隱曰：止，語助也。不可，委曲具言。○正義曰：言病皆有應見，不可曲言病之止住所在也。子以吾言為不誠，試入診太

子當聞其耳鳴而鼻張。正義曰：音漲。循其兩股，以至於陰，當尚溫也。

中庶子聞扁鵲言，目眩然而不暎，舌橋然而不下，乃以扁鵲言

入報。虢君虢君聞之，大驚出見扁鵲於中闕，曰：竊聞高義之日

久矣，然未嘗得拜謁於前也。先生過小國，幸而舉之，偏國寡臣

幸甚。索隱曰：謂虢君自謙云：已有先生則活，無先生則棄，捐填溝壑，長

終而不得反，言未卒，因噓唏服臆。索隱曰：上音皮。力反。下音憶。魂精泄橫，流涕

長潛。徐廣曰：一云言未卒，因涕泣交流，噓唏不能自止也。○索隱曰：潛音山。長潛，謂長垂淚也。忽忽承映。索隱曰：音接。映，即睫也。承映，言淚恒垂以承於

董份曰：狀其悲字，真切如親見之者。

增補史記評林 卷一百五 扁鵲倉公列傳 三

鳳文館藏

又曰其文深奧而
難經無陽入陰
中是五字

也。悲不能自止。容貌變更。扁鵲曰：若太子病，所謂尸厥者也。夫

以陽入陰中，動胃續緣。正義曰：八十一難云：脈居陰部，反陽脈見者，為陽入陰中。是陽乘陰也。脈雖時沉瀆而短，此謂陽中伏陰也。脈居陽

部及陰脈見者，為陰乘陽也。脈雖時浮滑而長，此謂陰中伏陽也。胃水穀之中經維絡

海也。續音直延及續緣，謂脈纏繞胃也。素問云：延緣絡脈也。恐非此義也。

徐廣曰：維一作結。○正義曰：八十一難云：別下於三焦膀胱。正義曰：八十一難云：三

焦者水穀之道，路氣之是以

陽脈下遂。徐廣曰：陰脈上爭。正義曰：遂音直類反。素問云：陽會氣閉而不通

正義曰：八十一難云：府會大倉，藏會季脇，筋會陽陵，髓會陰上而陽內行，下內

鼓而不起，上外絕而不為使，上有絕陽之絡，下有破陰之紐。正義

曰：女九反，素問云：紐赤脈也。破陰絕陽之色已廢。徐廣曰：脈亂故形靜如死狀。太子

未死也。夫以陽入陰，支蘭藏者生。正義曰：素問云：支者順節，以陰入陽

支蘭藏者死。凡此數事，皆五藏廢中之時，暴作也。良工取之。正義

曰：八十一難云：知一為下工，知二為中工，知三為上工。上工者十全九，中工者十全八，下拙

工者十全六，呂廣云：五藏一病，輒有五解，一藏為下工，解二藏為中工，解五藏為上工也。拙

者疑殆。扁鵲乃使弟子子陽厲鍼砥石，以取外三陽五會。索隱曰：陽扁鵲

按越人非能生
死人三句乃一
篇綱領

傳註疊出可刪
何孟春曰：蘇軾告

其君曰：言之于無
事之世者，易以有

不信言之于有事
之世者，易以見信

而常患于不及改
為此忠臣志士之

所以深悲天下之
所以亂也。相暴而

世主之所以不悟
也。嗚呼！此桓侯扁

鵲之事也。三代而
下，中材之主能決

增補史記評林

之弟子也。鍼音針，厲謂磨也。砥音脂。○正義曰：素問云：手足各有三陰三

乃使子豹為五分之尉，以八減之，齊和煮之，以更熨兩脇下。正義

曰：更音格，彭反。○索隱曰：案言五分之尉者，謂尉之令溫暖之氣入太子起坐更適

陰陽，但服湯一旬而復故。故天下盡以扁鵲為能生死人。扁鵲

曰：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自當生者，越人能使之起耳。傳玄曰：號

時先是百二十餘年扁鵲過齊，齊桓侯客之。索隱曰：案傳玄曰：是時齊無桓侯

滅矣。是時焉得有號入朝，見曰：君有疾在腠理。正義曰：上音不治將深，桓侯

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謂左右曰：醫之好利也，欲以不疾者

為功。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血脈，不治恐深。桓侯曰：寡

人無疾。扁鵲出。桓侯不悅。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腸胃，

間不治，將深。桓侯不應。扁鵲出。桓侯不悅。後五日，扁鵲復見，望

見桓侯而退走。桓侯使人問其故。扁鵲曰：疾之居腠理也，湯熨

之所及也。在血脈，鍼石之所及也。其在腸胃，酒醪之所及也。其

不為桓侯者少矣
此蘇軾之所以為
憂而以告其君者
也
董份曰所寓言大
傳註疊出可刪
董份曰醫之所病
蓋借前一病字而
言言醫之所短也
此甚易曉者而註
謬可笑
又曰病道少言治
病之道少也

在骨髓雖司命無奈之何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後五日桓
侯體病使人召扁鵲扁鵲已逃去桓侯遂死傳文曰是時齊無桓侯嗣
謂是齊侯田和之子桓公
也使聖人預知微能使良醫得蚤從事則疾可已身可活也人
之所病病疾多正義曰病厭患多也言
人厭患疾病多甚也而醫之所病病道少徐廣曰所病
猶療病也
故病有六不治驕恣不論於理一不治也輕身重財二不治也
衣食不能適三不治也陰陽并藏氣不定四不治也形軀不能
服藥五不治也信巫不信醫六不治也有此一者則重難治也
扁鵲名聞天下過邯鄲聞貴婦人即為帶下醫過雒陽聞周人
愛老人即為耳目痺醫索隱曰痺
音必二反來入咸陽聞秦人愛小兒即為
小兒醫隨俗為變秦太醫令李醯自知伎不如扁鵲也使人刺
殺之至今天下言脈者由扁鵲也

太倉公者齊太倉長臨菑人也姓淳于氏名意正義曰括地志云淳于
國城在密州安丘縣東
北三十里古之斟灌國也春秋公如曹傳云冬淳于公如曹注水經
云淳于縣故夏后氏之斟灌國也周武王以封淳于公號淳于國也少而喜醫方術

按公乘官名陽
慶人名

註與下恐脫脈
字

按緹縈一段非
關藝術特以倉
公之釋罪由此
故併及之耳

田汝成曰仁矣哉
漢文帝也後世有
一女子可以上書
勳方乘乎
漢書孟註左上

高后八年更受師同郡元里公乘陽慶正義曰百官表云公乘第八爵也
顏師古云言其得乘公之車也
慶年七十餘無子使意盡去其故方更悉以禁方予之傳黃帝
扁鵲之脈書五色診病正義曰八十一難云五藏有色皆見於面亦當
與寸口尺內相應也其面色與相應已見前也知人
死生決嫌疑定可治及藥論甚精受之二年為人治病決死生
多驗然左右行游諸侯不以家為家或不為人治病病家多怨
之者文帝四年中人上書言意以刑罪當傳西之長安索隱曰傳
音竹戀反
於是少女緹縈傷父之言索隱曰緹音啼
縈音紆管反乃隨父西上書曰妾父為
吏齊中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切痛死者不可復生而刑者
不可復續徐廣曰
一作贖雖欲改過自新其道莫由終不可得妾願入身
為官婢以贖父刑罪使得改行自新也書聞上悲其意此歲中
亦除肉刑法徐廣曰案年表孝文十二年除肉刑○正義曰漢書刑法志云孝文帝即
位十三年除肉刑三孟康云黥劓二左右趾一凡三也班固詩曰三王德

彌薄惟後用肉刑太倉令有罪就遮長安城自恨身無子困急獨莞莞小女痛父言死者不可
生上書請闕下思古歌雞鳴憂心摧折裂晨風揚激聲聖漢孝文帝惻然感至情百男何憤憤

增補史記平林 卷一百五 扁鵲倉公列傳 五 鳳文館藏

有則字趾下有合字

不知一緹紫意家居詔召問所為治病死生驗者幾何人主名為誰詔問故太倉長臣意方伎所長及所能治病者徐廣曰一作有其書為亦治無有皆安受學受學幾何歲嘗有所驗何縣里人也何病醫藥已其病之狀皆何如具悉而對臣意對曰自意少時喜醫藥醫藥方試之多不驗者至高后八年徐廣曰意年二十六得見師臨菑元里公乘陽慶慶年七十餘意得見事之謂意曰盡去而方書非是也慶有古先道遺傳黃帝扁鵲之脈書五色診病知人生死決嫌疑定可治及藥論書甚精我家給富心愛公欲盡以我禁方書悉教公臣意即曰幸甚非意之所敢望也臣意即避席再拜謁受其脈書上下經五色診奇咳奇音讎咳音該○正義曰八十一難云奇經八脈者有陽維有陰維有陽蹻有陰蹻有衝有督有任有帶之脈凡此八脈者皆不拘於經故云奇經八脈也顧野王云脈當實也又云脈指毛皮也執文志有五音奇脈用兵二十三卷許慎云脈軍中約也術揆度陰陽外變藥論石神接陰陽禁書受讀解驗之可一年所明歲即驗之有驗然尚未精也要事之三年所即嘗已為人治診病

決死生有驗精良今慶已死十年所臣意年盡三二年三十九歲也

齊侍御史成自言病頭痛臣意診其脈告曰君之病惡不可言也即出獨告成弟昌曰此病疽也七如內發於腸胃之間後五日當癢腫正義曰上於恭反下之勇反後八日嘔膿死正義曰女東反成之病得之飲酒且

內成即如期死所以知成之病者臣意切其脈得肝氣肝氣濁而靜徐廣曰靜一作清此內關之病也正義曰八十一難云關逐入尺為內關呂廣云脈從關至尺澤名內關也脈法曰

脈長而弦不得代四時者正義曰王叔和脈經云來數中止不能自還因而復動者名曰代代者死素問云病在心愈在夏甚於冬病在其病主在於肝和即經主病也

代則絡脈有過正義曰素問云脈有不及有太過有經有絡和即經主病大則於肝也素問云得病於筋肝之和也

絡有過也八十一難云關之前者陽之動也脈當見九分而浮過者法曰太過遂上魚為溢為外關內格此陰乘之脈也關以後者陰之動也脈當見一寸而沉過者法曰太過減者法曰不及遂入尺為覆為內關外格此陽乘之脈也故曰覆溢是其真藏之脈人不病而死也呂廣云過九分出一寸各名太過不及九分至二分或四分五分此太過不滿一寸

見八分或五分六分此不及經主病和者其病得之筋髓裏其代絕而脈責者病

難經呂註解宜據

難經呂註解

增補史記平林

卷一百五 扁鵲倉公列傳 六 鳳文館藏

得之酒且內所以知其後五日而癆腫八日嘔膿死者切其脈

時少陽初代代者經病病去過人人則去絡脈主病當其時少

陽初關一分故中熱而膿未發也及五分則至少陽之界徐廣曰一作分

下章曰肝與心相去五分故曰五日盡也○正義曰王叔和脈經云分別三關境界脈候所主

云從魚際至高骨却行一寸其中名曰寸口從寸至尺名曰尺澤故曰尺寸寸後尺前名曰關

陽出陰入以關為界陽出三分陰入三分故曰三陰三陽陽生於尺動於寸陰生於寸

動於尺寸主射上焦出頭及皮毛竟手關主射中焦腹及腰尺主射下焦小腹至足也及八

日則嘔膿死故上一二分而膿發至界而癆腫盡泄而死熱上則

熏陽明爛流絡流絡動則脈結發脈結發則爛解故絡交熱氣

已上行至頭而動故頭痛

齊王中子諸嬰兒小子病召臣意診切其脈告曰氣鬲病病使

人煩懣食不下時嘔沫病得之少憂數忤食飲索隱曰忤音疑乞反忤

臣意即為之作下氣湯以飲之一日氣下二日能食三日即病

愈所以知小子之病者診其脈心氣也濁躁而經也徐廣曰濁一作

此絡陽病也脈法曰脈來數病去難而不一者病主在心周身

重份曰凡諸也字多有似衍者

熱脈盛者為重陽索隱曰上一音直隴反重陽者湯心主徐廣曰湯音唐邊者蓋也謂病

依字讀○正義曰八十一難云手心主中宮在中部楊過絡脈有過則血上出血上出者死此悲心所生也病得之憂也

齊郎中令循病眾醫皆以為廢人中而刺之臣意診之曰湧疝

也索隱曰上音勇下音訕所令人不得前後洩索隱曰洩音所雷反前循曰

不得前後洩三日矣臣意飲以火齊湯正義曰飲一飲得前洩再

飲大洩三飲而疾愈病得之內所以知循病者切其脈時右口

氣急徐廣曰右一作有○正義曰王脈無五藏氣右口正義曰謂右脈大而

數數者中下熱而湧左為下右為上皆無五藏應故曰湧疝中

熱故湧赤也正義曰湧徒甲反

齊中御府長信病臣意入診其脈告曰熱病氣也然暑汗脈少

衰不死曰此病得之當浴流水而寒甚已則熱信曰唯然正義曰

反往冬時為玉使於楚至莒縣陽周水正義曰莒而莒橋梁頗壞

註山字下一本無反字

信則擊車轅。正義曰：擊音擊。未欲渡也。馬驚即墮，信身入水中，幾死。吏即來救，信出之水中，衣盡濡，有間而身寒已熱如火。至今不可見寒。臣意即為之液湯，火齊逐熱，一飲汗盡，再飲熱去，三飲病已。即使服藥，出入二十日，身無病者。所以知信之病者，切其脈時，并陰脈法曰：熱病陰陽交者死，切之不交，并陰者脈順清而愈，其熱雖未盡，猶活也。腎氣有時間濁，徐廣曰：在大陰脈口而希是水氣也。腎固主水，故以此知之。失治一時，即轉為寒熱。

齊王太后病，召臣意入診脈。曰：風痺客脛。索隱曰：痺病也。首夏脛音夏，交反。或作脛。○正義曰：痺音單。

早也。脛亦作脛，脛也。言風痺之病客居在脛也。難於大小溲，溺赤。臣意飲以火齊湯，一飲即前後溲，再飲病已。溺如故，病得之流汗出，溲者去衣而汗晞也。所以知齊王太后病者，臣意診其脈，切其太陰之口，溼然風氣也。脈法曰：沈之而大堅，正義曰：沈一作深，王叔和脈經云：脈大而堅，病出於腎也。浮之而

大緊者，正義曰：緊音音，反。素問云：脈短實而數，有似切繩名曰緊也。病主在腎。腎切之而相反也。脈大而躁大者，膀胱氣也。躁者中有熱而溺赤。齊章武里曹山跗病，索隱曰：跗方符反。臣意診其脈，曰：肺消痺也。加以寒熱，即告其人曰：死不治。適其共養，此不當醫。索隱曰：適音擇，共音恭，索謂山跗家適近所持財物。

共養我，我不敢賞，以言其人不可醫也。治法曰：後三日而當狂，妄起行，欲走，後五日死。即如期死。山跗病得之盛怒，而以接內，所以知山跗之病者，臣意切其脈，肺氣熱也。脈法曰：不平不鼓，形弊。正義曰：王叔和脈經云：平謂春肝木，王其脈細而長。此五藏高之遠數，以

其處代者，時參擊並至，乍躁乍大也。此兩絡脈絕，故死不治。所以加寒熱者，言其人口奪尸奪者，形弊形弊者，不當關灸鏡石及飲毒藥也。臣意未往診時，齊太醫先診山跗病，灸其足少陽脈口而飲之半夏丸，病者即泄注，腹中虛，又灸其少陰脈，是壞

董份曰：適其共養，言當適病者之供養，以俟其死耳。此不當復醫也。註大謬。

夏心火王其脈洪大而散，六月脾土王其脈大阿阿而緩，秋肺金王其脈浮瀦而短，冬腎水王其脈沉濡而滑，名平脈也。此五藏高之遠數，以

其處代者，時參擊並至，乍躁乍大也。此兩絡脈絕，故死不治。所以加寒熱者，言其人口奪尸奪者，形弊形弊者，不當關灸鏡石及飲毒藥也。臣意未往診時，齊太醫先診山跗病，灸其足少陽脈口而飲之半夏丸，病者即泄注，腹中虛，又灸其少陰脈，是壞

肝剛絕深如是重損病者氣以故加寒熱所以後三日而當狂者肝一絡連屬結絕乳下陽明正義曰素問云乳下陽明胃絡也故絡絕開陽明脈陽明脈傷即當狂走後五日死者肝與心相去五分故曰五日盡盡即死矣

齊中尉潘滿如病少腹痛正義曰少音式妙反王叔和脈經云脈急疝瘕少腹痛也臣意診其脈曰

遺積瘕也索隱曰劉氏音加雅反舊音遐鄒氏音嫁○正義曰龍魚河圖云犬狗魚鳥不熟食之成瘕痛臣意即謂齊太僕

臣饒內史臣繇曰中尉不復自止於內則三十日死後二十餘日洩血死病得之酒且內所以知潘滿如病者臣意切其脈深

小弱其卒然合合也徐廣曰一云求然合合是脾氣也正義曰卒音慈忽反卒一本作來素問云疾病之生於五臟五

藏之合合於六府肝合氣於膽心合氣於小腸脾合氣於胃肺合氣於大腸腎合氣於膀胱三焦內主勞右脈口氣至緊小正義曰上音結忍反

見瘕氣也以次相乘故三十日死三陰俱搏者正義曰如淳云音徒端反素問云左脈口曰少

陰少陰之前名厥陰右脈口曰太陰此三陰之脈也如法不俱搏者決在急期一搏一代者近也

故其三陰搏洩血如前止徐廣曰前一作筋也

一本然合合也二字屬下句讀

陽虛侯相趙章病召臣意衆醫皆以為寒中臣意診其脈曰迴風迴音洞言洞徹入四支○索隱曰下云飲食下溢輒出之是風疾洞徹五藏故曰迴風迴風者飲食下噎音益謂而輒噎下也而輒

出不留法曰五日死而後十日乃死病得之酒所以知趙章之病者臣意切其脈脈來滑是內風氣也飲食下噎而輒出不留

者法五日死皆為前分思法正義曰分扶問反後十日乃死所以過期者其人嗜粥故中藏實中藏實故過期師言曰安穀者過期不安

穀者不及期

濟北王病召臣意診其脈曰風蹶胸滿即為藥酒盡三石病已得之汗出伏地所以知濟北王病者臣意切其脈時風氣也心

脈濁徐廣曰一作電病法過入其陽陽氣盡而陰氣入陰氣入張則寒氣

上而熱氣下故胃滿汗出伏地者切其脈氣陰陰氣者病必入

中出及澆水也索隱曰澆音土咸反○正義曰饒野王云手足液身體為音常灼也

齊北宮司空命婦出於病徐廣曰於一作奴奴蓋女奴○正義曰命婦名也衆醫皆以為風入

增補史記評林

卷一百五

扁鵲倉公列傳

九

鳳文館藏

中病主在肺。徐廣曰一作肝刺其足少陽脈。臣意診其脈曰病氣疝客

於膀胱難於前後溲而溺赤病見寒氣則遺溺使人腹腫出於

病得之欲溺不得因以接內所以知出於病者切其脈大而實

其來難是蹶陰之動也。正義曰蹶陰之脈也脈來難者疝氣之客於膀胱

也腹之所以腫者言蹶陰之絡結小腹也蹶陰有過則脈結動

動則腹腫臣意即灸其足蹶陰之脈左右各一所即不遺溺而

溲清小腹痛止即更為火齊湯以飲之二日而疝氣散即愈

故濟北王阿母。徐廣曰濟一作齊王○索隱曰案是王之嬪母也○正義曰服虔云乳母也鄭茲已者自言足熱而懣

臣意告曰熱蹶也則刺其足心各二所案之無出血病旋已。索隱曰言尋則已止也○正義曰謂旋轉之間病則已止也

病得之飲酒大醉濟北王召意診脈諸女子侍者至女子豎豎無病臣意告永巷長曰豎傷脾不可勞法

當春嘔血死臣意言王曰才人女子豎何能王曰是好為方多

伎能為所是案法新。徐廣曰所一作取○索隱曰謂於舊方技能生新意也往年市之民所四百

七十萬曹偶四人。索隱曰案當今之四千七百貫也曹偶猶等輩也王曰得毋有病乎臣意對

曰豎病重在死法中王召視之其顏色不變以為不然不賣諸

疾所至春豎奉劍從王之廁王去豎後王令人召之即仆於廁

嘔血死。索隱曰仆音赴又音步此反病得之流汗流汗者同法病內重毛髮而

色澤脈不衰此亦關內之病也

齊中大夫病齲齒。正義曰上丘羽反釋名云齲朽也齒齲之缺朽也臣意灸其左大陽明脈即

為苦參湯日嗽三升出入五六日病已得之風及卧開口食而

不嗽

菑川王美人懷子而不乳。索隱曰乳音人喻及乳生也來召臣意臣意往飲以葺

礪藥一撮。正義曰浪音二音以酒飲之旋乳。索隱曰旋乳者言迴旋即生也臣意復診其脈

而脈躁躁者有餘病即飲以消石一齊出血血如豆比五六枚

齊丞相舍人奴從朝入宮臣意見之食閨門外望其色有病氣

奴字恐衍

按此病不用脈但望而知之也

臣意即告宦者平。平好為脈。學臣意所。臣意即示之舍人奴病告之曰。此傷脾氣也。當至春。高塞不通。不能食飲。法至夏泄血。死宦者平。即往告相曰。君之舍人奴有病。病重。死期有日。相君曰。卿何以知之。曰。君朝時入宮。君之舍人奴盡食閨門外。平與舍公立。即示平曰。病如是者死。相即召舍人奴而謂之曰。公奴有病。不舍人曰。奴無病。身無痛者。至春果病。至四月泄血死。所以知奴病者。脾氣周乘五藏。傷部而交。故傷脾之色也。望之殺然黃。徐廣曰。殺音蘇葛反。○正義曰。殺蘇文反。察之如死青之茲。眾醫不知。以為大蟲。索隱曰。即蛇也。不知傷脾。所以至春死者。脈法曰。病重而脈順清者曰內關。木故至春死。所以至夏死者。脈法曰。病重而脈順清者曰內關。內關之病人。不知其所痛心。急然無苦。若加以一病。死中春。一愈順。及一時。其所以四月死者。診其人時愈順。愈順者。人尚肥也。奴之病得之。流汗數出。灸於火而以出。見大風也。

菑川王病召臣意診脈曰。蹶上。正義曰。時掌反。蹶逆氣上也。為重頭痛。身熱使人

煩懣。正義曰。以水反。非但有煩也。臣意即以寒水拊其頭。索隱曰。拊音附。又音撫。刺足陽明脈

左右各三所。病旋已。病得之。沐髮未乾而臥。診如前。所以蹶頭熱至肩。

齊王黃姬兄黃長卿家有酒召客。召臣意。諸客坐。未上食。臣意

望見王后弟宋建。告曰。君有病。往四五日。君要脊痛。不可俛仰。

正義曰。上音鬼。又不得小便。不亟治。病即入濡腎。及其未舍五藏。急治之。

病方今客腎濡。正義曰。濡弱也。病方客在腎欲溺腎也。此所謂腎痺也。宋建曰。然建故

有要脊痛。往四五日。天雨黃氏。諸倩。徐廣曰。倩者女。塔也。駟案方言曰。東齊之間。塔謂之倩。郭璞曰。言可假倩也。即弄之。建亦欲效之。効之

不能起。即復置之。暮。要脊痛。不得溺。至今不愈。建病得之。好持

重。所以知建病者。臣意見其色。太陽色乾。腎部上及界。要以下

者。枯四分所。故以往四五日。知其發也。臣意即為柔湯。使服之。

十八日所而病愈。

濟北王侍者韓女病。要背痛。寒熱。眾醫皆以為寒熱也。臣意診脈曰。內寒。月事不下也。即竄以藥。索隱曰。謂以藥燻之。故云竄。音七亂反。旋下。病已。病

得之欲。男子而不可得也。所以知韓女之病者。診其脈時切之。腎脈也。齋而不屬。齋而不屬者。其來難堅。故曰。月不下。肝脈弦。出左口。故曰。欲男子不可得也。

臨菑汜里女子薄吾病甚。索隱曰。汜音凡。眾醫皆以為寒熱篤。當死。不治。臣意診其脈曰。蟻瘕。徐廣曰。蟻音鏡。舊音邊。退。○正義曰。八腹中短虫。蟻瘕為病。腹大。上

膚黃麤。循之戚戚然。臣意飲以芫華一撮。即出。蟻可數升。病已。三十日如故。病蟻得之於寒溼。寒溼氣宛。音鬱。○索隱曰。宛如字。篤不發。化

為蟲。臣意所以知寒溼吾病者。切其脈循其尺。正義曰。王叔和云。寸關尺寸。謂三分尺謂八分。寸口在關上。尺在關下。寸關尺共有一寸九分也。其尺索刺麤。而毛美奉髮。徐廣曰。奉一作奏。又作秦。循其尺索也。刺音七賜。反。麤音七胡。反。言循其尺索刺人手而麤。是婦人之病也。徐氏云。奉一作奏。非其義也。又云。一作奏。秦謂髮首。言髮如蟻蟻事。蓋近也。是蟲氣也。

其色澤者。中藏無邪氣及重病。齊淳于司馬病。臣意切其脈。告曰。當病迴風。迴風之狀。飲食下噎。輒後之。徐廣曰。如廁。病得之飽食。而疾走。淳于司馬曰。我之王家食馬肝。食飽甚。見酒來。即走去。驅疾至舍。即泄數十出。臣意告曰。為火齊米汁飲之。七八日而當愈。時醫秦信在旁。臣意去。信謂左右閣都尉曰。索隱曰。案閣者。姓也。為都尉。一云。閣。即宮閣。都尉掌之。故曰閣都尉也。意以淳于司馬病為何。曰。以為迴風。可治。信即笑曰。是不知也。淳于司馬病法。當後九日死。即後九日不死。其家復召臣意。臣意往。問之。盡如意診。臣即為一火齊米汁。使服之。七八日病已。所以知之者。診其脈時切之。盡如法。其病順。故不死。齊中郎破石病。臣意診其脈。告曰。肺傷。不治。當後十日丁亥。洩血死。即後十一日。洩血而死。破石之病。得之墮馬。僵石上。所以知破石之病者。切其脈。得肺陰氣。其來散數道至而不_一也。色又乘之。所以知其墮馬者。切之。

蓋份日後之必古

得番陰脈。索隱曰番音芳遠反番陰脈入虛裏。乘肺脈。肺脈散者。固色變也。乘之。所以不中期死者。師言曰。病者安穀。即過期不安。穀則不及期。其人嗜黍。黍主肺。故過期。所以洩血者。診脈法曰。病養喜陰處者。順死。喜養陽處者。逆死。其人喜自靜。不躁。又久安坐。伏几而寐。故血下泄。

齊王侍醫遂病。自練五石服之。臣意往過之。遂謂意曰。不肖有病。幸診遂也。臣意即診之。告曰。公病中熱。論曰。中熱不洩者。不可服五石。石之為藥。精悍。公服之。不得數洩。亟勿服。色將發。臛遂曰。扁鵲曰。陰石以治陰病。陽石以治陽病。夫藥石者。有陰陽水火之齊。故中熱。即為陰石。柔齊治之中寒。即為陽石。剛齊治之。臣意曰。公所論遠矣。扁鵲雖言。若是然。必審診。起度量。立規矩。稱權衡。合色脈。徐廣曰。一作占。表裏有餘不足。順逆之法。參其人動靜。與息相應。乃可以論。論曰。陽疾處內。陰形應外者。不加悍藥。

董份曰。辟者。辟去之意。宛氣者。即前所謂寒熱氣宛者。也。言邪氣雖去。而宛鬱愈深也。

及鏡石。夫悍藥入中。則邪氣辟矣。索隱曰。辟音必。亦反。猶聚也。而宛氣愈深。索隱曰。宛音

陽陰病益衰。陽病益著。邪氣流行。為重困於俞。徐廣曰。音始喻反。忿發為疽。意告之後。百餘日。果為疽。發乳上。入缺盆死。索隱曰。按缺盆。人乳房上骨名也。此謂論之大體也。必有經紀。拙工有一不習。文理陰陽失矣。

齊王故為陽虛侯時。病甚。徐廣曰。齊悼惠王子也。名將廬。以文帝十六年為齊王。即位十一年卒。諡孝王。眾醫皆以為臞。臣意診脈。以為痺根在右脅下。大如覆杯。令人喘。逆氣不能食。臣意即以火齊粥。且飲。六日。氣下。即令更服丸藥。出入六日。病已。病得之內診之時。不能識其經解。大識其病所在。

臣意常診安陽武都里。成開方。開方自言。以為不病。臣意謂之病苦。沓風。索隱曰。沓音徒合。反。風病之名也。三歲。四支不能自用。使人瘖。徐廣曰。一作瘖。音才亦反。○索

也。病得之數飲酒。以見大風氣。所以知成開方病者。診之。其脈

註失聲一本作失音。

法奇咳言曰藏氣相反者死。徐廣曰反一作及切之得腎反肺。徐廣曰反一作及法曰三歲死也。

安陵阪里公乘項處病。索隱曰案公乘官名也項姓處名故上云倉公之師元里公乘陽慶亦然也臣意診脈

曰牡疝。索隱曰上音母下音色諫反牡疝在鬲下上連肺病得之內臣意謂之

慎毋為勞力事為勞力事則必嘔血死處後蹠踞。徐廣曰一作踞○正義曰謂打也

要蹶寒汗出多即嘔血臣意復診之曰當旦日夕死。索隱曰案旦日明日

也言明日即死病得之內所以知項處病者切其脈得番陽。索隱曰脈病之

疝也臣意曰他所診期決死生及所治已病衆多久頗忘之不

能盡識不敢以對。

問臣意所診治病病名多同而診異或死或不死何也對曰病

名多相類不可知故古聖人為之脈法以起度量立規矩縣權

衡案繩墨調陰陽別人之脈各名之與天地相應參合於人故

乃別百病以異之有數者皆異之。索隱曰數音色住反謂術數之人乃可異其狀也無數者同

之然脈法不可勝驗診疾人以度異之乃可別同名命病主在

所居今臣意所診者皆有診籍所以別之者臣意所受師方適

成師死以故表籍所診期決死生觀所失所得者合脈法以故

至今知之。

問臣意曰所期病決死生或不應期何故對曰此皆飲食喜怒

不節或不當飲藥或不當鍼灸以故不中期死也。

問臣意意方能知病死生論藥用所宜諸侯王大臣有嘗問意

者不及文王病時。徐廣曰齊文王也以文帝十五年卒不求意診治何故對曰趙王膠

西王濟南王吳王皆使人來召臣意臣意不敢往文王病時臣

意家貧欲為人治病誠恐吏以除拘臣意也。徐廣曰時諸侯得自拜除吏故移

名數左右。正義曰以名籍屬左右之人不修家生出行游國中問善為方數者事

之久矣。索隱曰數音術數之數見事數師。正義曰上色更反悉受其要事盡其方書意

按此上乃倉公醫案每段用所以知三字作眼目其文短簡而轉換多別是一格。董份曰必如此見其所治多也

按以下問答論凡七條多用以故二字作轉語

及解論之。身居陽虛侯國。因事侯侯入朝。臣意從之。長安以故得診安陵項處等病也。

問臣意。知文王所以得病不起之狀。臣意對曰。不見文王病然。竊聞文王病喘頭痛目不明。臣意心論之。以為非病也。以為肥而蓄精。身體不得搖。骨肉不相任。故喘。不當醫治。脈法曰。年二十。脈氣當趨。年三十。當疾步。年四十。當安坐。年五十。當安臥。年六十已上。氣當大董。徐廣曰。董謂深藏之一。作董。索隱曰。董音謹。文王年未滿二十。方脈氣之趨也。而徐之。不應。天道四時。後聞醫灸之。即篤。此論病之過也。臣意論之。以為神氣爭而邪氣入。非年少所能復之也。以故死。所謂氣者。當調飲食。擇晏日。車步廣志。以適筋骨肉血脈。以瀉氣。故年二十。是謂易質。徐廣曰。一作質。又作質。法不當砭灸。砭灸至氣逐。問臣意。師慶安受之。聞於齊諸侯。不對曰。不知慶所。師受慶家。富善為醫。不肯為人治病。當以此故。不聞慶。又告臣意曰。慎毋

令我子孫知若學我方也。

問臣意。師慶何見於意而愛意。欲悉教意方。對曰。臣意不聞師慶為方善也。意所以知慶者。意少時好諸方事。臣意試其方。皆多驗精良。臣意聞菑川唐里公孫光善為古傳方。索隱曰。謂好能傳得古方也。正義曰。謂全傳寫得古人之方書。臣意即往謁之。得見事之。受方化陰陽及傳語法。徐廣曰。謂全傳寫得古人之方書。臣意欲盡受他精方。公孫光曰。吾方盡矣。

不為愛公所。索隱曰。言於意所不愛惜方術也。吾身已衰。無所復事之。是吾年少所受妙方也。悉與公母以教人。臣意曰。得見事侍公前。悉得禁方。幸甚。意死不敢妄傳。人居有間。公孫光問處。正義曰。上音閑。下昌汝反。臣意深

論方。見言百世為之精也。師光喜曰。公必為國工。吾有所善者。皆疏。同產處。臨菑善為方。吾不若其方甚奇。非世之所聞也。吾

年中時嘗欲受其方。索隱曰。案中謂中年時也。中年亦壯年也。古人語自爾。楊中倩不肯。索隱曰。倩音七見反。曰。若非其人也。胥與公往見之。徐廣曰。胥猶言須也。當知公喜方也。其

名也。曰。若非其人也。胥與公往見之。當知公喜方也。其

前集卷一百一十五

鳳文館藏

人亦老矣。其家給富。時者未往。會慶子男。殷來獻馬。因師光奏馬王所意。以故得與殷善。光又屬意於殷。曰：意好數。索隱曰：數，色句反。謂好術數也。公必謹遇之。其人聖儒。索隱曰：言意儒德慕聖人之道。故云聖儒也。即為書以意屬陽慶。

以故知慶。臣意事慶謹。以故愛意也。

問臣意曰：吏民嘗有事學意方。及畢盡得意方。不何縣里人對曰：臨菑人宋邑。徐廣曰：一作昆。邑學。臣意教以五診。正義曰：謂診五藏之脈。歲餘。濟北

王遣太醫高期、王禹。徐廣曰：一作麟。學。臣意教以經脈高下。及奇絡結。正義曰：素問云：奇經八脈往來舒時一止而復來。名之曰結也。當論俞所居。正義曰：俞音式。喻反。及氣當上下出入邪

逆順。以宜鑿石定砭灸處。歲餘。菑川王時遣太倉馬長馮信。正

方。臣意教以案法。逆順論藥法。定五味。及和齊湯法。高永侯家

丞杜信喜脈來學。臣意教以上下經脈五診。二歲餘。臨菑召里

唐安來學。臣意教以五診。上下經脈。奇咳四時應陰陽重。未成

除。為齊王侍醫。

董份曰：述臣意對問太詳。恐非太史法。然又非褚先生所能意者。漢史氏具藏其本。而褚對錄之耳。

問臣意診病決死生。能全無失乎。臣意對曰：意治病。人必先切其脈。乃治之。敗逆者不可治。其順者乃治之。心不精脈。所期死生。視可治。時時失之。臣意不能全也。
太史公曰：女無美惡。居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疑。故扁鵲以其伎見殃。倉公乃匿迹自隱。而當刑。緹縈通尺牘。父得以後寧。故老子曰：美好者不祥之器。豈謂扁鵲等邪。若倉公者。可謂近之矣。

索隱述贊曰：上池祕術。長桑所傳。始侯趙簡知。夢鈞天言。上號嗣戶。歷起焉。倉公贖罪。陽慶推賢。効驗多狀。式具于篇。

正義曰：胃大一尺五寸。徑五寸。長二尺六寸。橫屈。受水穀三

斗五升。其中常留穀一斗。水一斗五升。凡人食入於口。而聚於胃中。穀熟傳入小腸也。小腸

大二寸半。徑八分。分之少半。長二丈二尺。受穀二斗四升。水

六升。三合。合之太半。小腸受胃之穀。而傳入於大腸。回腸大四寸。徑一寸半。長

二丈一尺。受穀一斗。水七升半。廣腸大八寸。徑一寸半。長二

宛委餘篇云：王楙考周禮。廩八月三鬴。註六斗四升。曰：鬴計食米日六升。四合也。魏李悝曰：人食米月一石。半是食米。日五升也。漢趙充國曰：以一馬自他負。三十日食。為米二斛。四斗。麥八斛。是八日

增補史記評林

卷一百五

扁鵲倉公列傳

十六

鳳文館藏

米八升馬日麥二
斗七升也何奴傳
一人三百日食用
糲十八斛是人日
糲六升也古斛小
漢二斗七升當今
五升四合所謂人
食米八升當今二
升一合六分食米
六升當今一升六
合觀一馬能負米
麥至此可以徵其
升斗之小而倉公
傳所載人大小腸
受水米之數不至
可駭矣第沈存中
所言六斗為一斗
七升九合而糲則
六斗當為一斗六
升更少一升九合
似當以存中為據
魂字恐衍

尺八寸受穀九升三合八寸半之一故腸胃凡長五丈八尺
四寸合受水穀八斗七升六合八分合之一此腸胃長短受
水穀之數也甲乙經腸胃凡長丈六尺四寸四分從口至肝重四斤四兩
左三葉右四葉凡七葉主藏魂肝者幹也於五行為木其體狀有枝幹也
官三十六百人又云肝神六童子三世子也心重十二兩中有七孔三毛盛精汁三合
主藏神心織也所識纖微也其神九太尉公名曰絳宮太始南極脾重二斤三
兩扁廣二寸長五寸有散膏半斤主裹血溫五藏主藏榮脾
也在助氣主化穀其神玄光玉女子母其從官三十六百人也肺重三斤三兩六葉兩耳凡八葉主
藏魄肺字也言其氣幸故短也鬱也其神八人太和君名曰玉堂官腎有兩枚
重一斤一兩主藏志腎引也腎屬水主引水氣灌注諸脈也其神膽在肝
之短葉間重三兩三銖盛精汁三合其神五人大一道君居紫房宮中
其從官三千六百人也胃重二斤十四兩紆曲屈申長一尺六寸大一尺
五寸徑五寸盛穀二斗水一斗五升胃圍也言圍受食物也其神十

小腸重一斤十四兩長三丈二尺廣二寸半徑八分分之少

半迴積十六曲盛穀二斗四升水六升三合合之太半腸暢也

大腸重二斤十二兩長二丈一尺廣四寸徑

一寸半當齊右迴十六曲盛穀一斗水七升半大腸即迴腸也其

膀胱重九兩二銖縱廣九寸盛溺九升九合膀橫也膀胱

口廣二寸半脣至齒長九分齒已後至會厭深

三寸半大容五合也舌重十兩長七寸廣二寸半舌泄也言可

咽門重十兩廣二寸半至胃長一尺六寸咽嚥也言咽物也又謂之

喉嚨重十二兩廣二寸長一尺二寸九節喉嚥空虛也言其

半長二尺八寸受穀九升三合八分合之一肛鉅也言其處似車鉅

手三陽之脈從手至頭長二尺五六合三丈故曰鉅門即廣腸之門

手三陰之脈從手至胸中長三尺五寸二六一丈八尺

評點史記評林

五六三二尺合二丈一尺。兩手各有三陰合為六陰故云三六一丈八尺也。足三陽之脈從足

至頭長八尺六八合四丈八尺。兩足各有三陽故曰六八四丈八尺也。足三陰之脈

從足至胃長六尺五寸六六三丈六尺五六三二尺合三丈九

尺。兩足各有六陰故云六六三丈六尺也按足太陰少陰皆至舌下厥陰至於項上今言至胸中者蓋據其相接之次者也。人兩足躡脈從

足至目長七尺五寸二七二丈四尺二五一尺合一丈五尺

督脈各長四尺五寸二四八尺二五一尺合九尺凡脈長一

十六丈二尺也。此所謂十二經脈長短之數也。督脈起於頭上於面至口齒縫計

此不止長四尺五寸當取其上極於風府而言之也手足各十二脈為二十四并督任兩

寸口脈之大會手太陰之動也。太陰者肺之脈也肺諸藏上蓋主通陰陽故十二經皆會手太陰寸口所以決吉凶

者十二經有病皆見寸口知其何經之動浮沈滑澹逆順知其死生。人一呼脈行三寸一吸脈行三寸呼

吸定息脈行六寸。十二經十五絡二十七氣皆候於寸口隨呼吸上下呼脈上行三寸吸脈下行三寸二十七氣皆隨上下行無有休息時

人一日一夜凡一萬三千五百息脈行五十周於身漏水下

百刻營衛行陽二十五度行陰二十五度度為一周也故五

故五下恐脫十字

度復會於手太陰寸口者五藏六府之所終始故法於寸口

也。人一息行六寸百息六丈千息六丈一萬三千五百息合為八百一十丈陽脈出行二十五度陰脈入行二十五度陰陽出入行二十五度陰陽呼吸覆行周畢度數也脈

行身畢即水下百刻亦畢謂一日一夜刻盡天明日出東方脈還得寸口當更始也故寸口者五藏六府之所終始也。肺氣通於鼻鼻和

則知臭香矣肝氣通於目目和則知白黑矣脾氣通於口口

和則知穀味矣心氣通於舌舌和則知五味矣腎氣通於耳

耳和則聞五音矣五藏不和則九竅不通六府不和則留為

癰也。

蘇子古史曰予於趙世家削簡子之夢黜扁鵲之說以為為國不可以語怪及扁鵲列傳則具載其說曰世或有是不足怪也蓋孔子作春秋非人事不書而左丘明所記鬼神變怪世所其傳者錄之無疑世有達者當辨此耳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五終

增補史記評林

卷一百五

扁鵲倉公列傳

十八

巖谷修 岡千仞 石川鴻齋 同校

